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8.1

一年出版3期，以17種語言刊出

訪談 Virgínia Fontes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第19屆ISA世界大會
於多倫多

Margaret Abraham
Rima Wilkes
Patrizia Albanese
François Lachapelle
Patrick John Burnett
Mitchell McIvor
Mickey Vallee
Elise Maiolino
Cary Wu

性別與暴力

Maggie Walter
Joselynn Baltra-Ulloa
Jacob Prehn
Kammila Naidoo
Magdalena Grzyb
Sylvia Walby

馬克思和今日的社會

Gáspár Miklós Tamás
Erik Olin Wright
Alexandra Scheele
Stefanie Wöhl
Bob Jessop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Satish Deshpande
Michelle Williams
Raju Das
David Fasenfest

開放論壇

- > 中國的階級不平等
- > 印度的公立與私立大學
- > 介紹變與不變的編輯團隊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8卷 / 第1期 / 2018.4
<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編的話

若經濟學的立場是市場和擴張，政治學的立場是國家和確保政治穩定，則社會學的立場是捍衛公民社會。在這個市場和國家壟斷的時代，社會學，特別是公共的面向，必須為人性辯護。

Michael Burawoy，2004，ASA會長演講

全球社會學的挑戰有三個，第一個是形構一個社會的社會學，第二個是建立一個社會中的社會學，第三個是開創一個給社會的社會學。為公民社會辯護，這是社會學初衷。

Michael Burawoy，2014，ISA會長演講

我們從 Michael Burawoy 的兩段引言開場。作為新的主編群，我們肯認這個公共與全球社會學的雜誌：《全球對話》的重要性（見 7.4 期）。

第一個引言是 Michael 在 ASA 的演講，關於公共社會學。而第二個則是他擔任 ISA 會章的演講，關於全球社會學。「邁向公共、邁向全球」是 Michael 如何濃縮其兩個演講的十年的精華。這十年來，這個議題在國際上被熱烈的辯論著。此外，十年來在美國教書研究的 Michael 如何批判地看待霸權社會學，於是成立了《全球對話》。一個人不用分享 Michael 的觀點就可以知道他如何把這個議題帶向國際，開創了一個對話空間，去討論研究、時事、以及對學科的反思。

當 Michael 問我們是否要接續他的工作時，我們倍感榮幸，感謝他的信任。我們期待挑戰，但也沒有草率做出決定。我想作為公共社會學家，我們都要面對 Michael 所描述的這個「市場和國家的寡佔的時代」如何威脅著社會。

我們的社會已經歷經了巨大深遠的社會變遷，這是從 1970 年代開始的，這些過程可以被視為是在全球北方和南方以及西方與東方之間是有差異的。這些包括了 1970 年的新大蕭條，國家社會主義的瓦解，金融資本主義的擴張，還有全球化，以及金磚四國的興起，2008-09 年的全世界金融危機。此外，還有福利國家的消解、重構、重組從 1980 年代開

始，新社會運動，經濟、政治、宗教的戰爭，被迫的大規模移民，物質的貧脊，社會危機，生態浩劫，社會不平等加劇。我們也看到了「守規則的叛變」(Ardono) 的新右派民粹主義抬頭，威權主義的復辟。

這些現象代表了不平等的發展是被高度複雜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因素所形構的，而且有相當不同的結果。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國際、跨國的關係和匯流，像是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組織重構，同時還有民粹主義在美國、歐洲、亞洲、拉美的興起。而階級不平等的興起在 OECD 國家中也很重要。此外還有性別、族群、國族的不平等。

雖然社會學對於這些現象的詮釋是相當異質甚至是矛盾的，有個共識是這些變化影響了學科相當核心的部份。在這個後事實的時代，一個致力於找出事實的社會學是相當重要的。若是一個學科無法和權力宰制脫勾，無法分析反思社會發展，那就註定失敗。所以，不論有多麼不同，社會學家必須發展出一個共同的興趣去幫主建立學院和非學院的公眾之間的對話，並透過這個對話展開行動。作為新的主編，我們希望把社會學觀點從世界各地帶往一個生動的討論方向去，無論是社會發展或是學科發展的議題上都是。

本期將以訪談揭開序幕：訪談拉美的馬克思思想家、依賴理論的理論家 Vir-

>>

gínia Fontes。她邀請我們去反思巴西的理論研究的歷史，以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對於 2016 年議會政變的分析的看法。

有超過 5000 名的社會學者將會參加今年在加拿大 Toronto 的 ISA 世界大會，討論當前最重要的社會學問題，而 ISA 會長 Margaret Abraham 也解釋為什麼大會的主題「權力、暴力、正義：反思、回應、責任」是如此的重要。Patrizia Albanese 是在地籌劃委員會的會長，Rima Wilkes 是加拿大社會學會會長，以及其他加拿大社會學家則有精彩對於加拿大社會學的討論。

暴力和性別通常是個禁忌的話提，而大家也努力把期待到公共領域之中，其揭露的問題也讓人憤慨萬千，Margaret Abraham 邀請了波蘭，英國，澳洲，南非的學者討論了相關的議題。

馬克思的 200 歲冥誕提供了我們去反省其理論和概念如何在今日社會學中被討論的機會，許多學者已經被我們邀請去分析社會學的歷史，並從馬克思的理論和批判出發去考察。其文章展現了馬克思如何可以作為社會的理論的參照，也可以成為社會發展另類道路的指引，以及馬克思如何被女性主義者批判，其理論如何被用來分析當代資本主義，還有國家和法律的發展等等，我們從這些

跨國的作者的文章中看到了馬克思的世界知名度。

在開放部份，我們有文章討論了市場化對於印度的大學的社會學的影響。我們也有一篇文章關於中國的勞動情況的研究。此外，《全球對話》的新主編群也將會自我介紹。

Michael Burawoy 的慷慨支持以及全球團隊的溫暖歡迎，讓這個交接轉移的過程簡單許多。我們想要謝謝所有的人，並且有信心讓這個全球的合作對話空間繼續大步往前邁進。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新任《全球對話》的主編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site.org)。

投稿請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編輯團隊

主編：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編：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Gustavo Taniguti.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k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巴西：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Lucas Amaral Oliveira, Benno Warken, Angelo Martins Junior,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法國 / 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尼：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ina Bastani, Mitra Daneshvar, Vahid Lenjanzade.

日本：Satomi Yamamoto, Masaki Yokota, Yuko Masui, Kota Nakano, Riho Tanaka, Masaki Tokumaru, Marie Yamamoto.

哈薩克：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波蘭：Jakub Barszczewski, Iwona Bojadziejewa, Katarzyna Dębska, Paulina Domagalska, Łukasz Dulniak, Krzysztof Gubański,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Aleksandra Senn,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羅馬尼亞：Cosima Rughiniş,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Maria-Loredana Arsene, Timea Barabasz, Denisa Dan,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Radu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Alina Hoară, Alecsandra Irimie-Ana, Cristiana Lotrea, Anda-Olivia Marin, Bianca Mihăilă,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Rareş-Mihai Muşat, Mioara Paraschiv, Codruţ Pinzaru, Adriana Sohodoleanu, Elena Tudor.

俄國：Anastasia Daur, Andrei Sinelnikov, Elena Zdravomyslova.

臺灣：何經懋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Virginia Fontes是今日拉美最傑出的馬克思思想家，對於從2016年巴西的國會政變以來的政治經濟有著深刻的批判。



第19屆ISA世界大會於2018年7月於加拿大Toronto舉行。在地籌備委員會主席Patrizia Albanese分析了加拿大的社會學。



在馬克思的200歲冥誕，世界各地的社會學家討論了馬克思理論的當代意義，包括了國家、法律、種族、女性主義。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贊助。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	---

> 談論社會學

論資本帝國主義：訪談Virginia Fontes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巴西	6
--	---

> ISA第19屆世界大會

權力、暴力、正義 Margaret Abraham, 美國	10
----------------------------------	----

加拿大社會學和世界大會 Rima Wilkes, 加拿大	12
---------------------------------	----

一個讓社會學團結於加拿大的機會 Patrizia Albanese, 加拿大	14
---	----

加拿大的大學：在地性和全球性 François Lachapelle, Patrick John Burnett, 加拿大	16
---	----

學生貸款對於加拿大大學畢業生的影響 Mitchell McIvor, 加拿大	17
---	----

成為公民科學家 Mickey Vallee, 加拿大	18
-------------------------------	----

加拿大的認同工作和政治領導 Elise Maiolino, 加拿大	20
--------------------------------------	----

移民在高信任的加拿大有被信任嗎？ Cary Wu, 加拿大	21
----------------------------------	----

> 性別和暴力

交織性、本土性、性別、暴力 Maggie Walter, Joselynn Baltra-Ulloa, Jacob Prehn, 澳洲	23
---	----

南非的性暴力和「矯正性強暴」 Kammila Naidoo, 南非	25
--------------------------------------	----

讓波蘭的家暴被看見 Magdalena Grzyb, 波蘭	27
----------------------------------	----

邁向零暴力？ Sylvia Walby, 英國	29
----------------------------	----

> 馬克思和社會學

馬克思200年冥誕	31
-----------	----

馬克思和社會學，2018 G.M. Tamás, 匈牙利	32
---------------------------------	----

超越資本主義的馬克思傳統愈益相關 Erik Olin Wright, 美國	34
---	----

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Alexandra Scheele, 德國, Stefanie Wöhl, 奧地利	36
--	----

馬克思和國家 Bob Jessop, 英國	38
--------------------------	----

資本主義的Landnahme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巴西	40
---	----

印度的馬克思和社會學 Satish Deshpande, 印度	42
------------------------------------	----

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Michelle Williams, 南非	44
-------------------------------------	----

馬克思和全球南方 Raju Das, 加拿大, David Fasenfest, 美國	46
--	----

> 開放論壇

中國的階級不平等 Jenny Chan, 香港	48
----------------------------	----

印度的公立與私立大學 Niharika Jaiswal, 印度	50
---------------------------------------	----

介紹變與不變的編輯團隊	52
-------------	----

「在了這個了國家歷史困難的階段，我們社會學家不可以對衝突抱持冷漠，否則我們將變得跟社會毫不相干」

Margaret Abraham

> 論資本帝國主義

訪談 Virgínia Fontes



Virginia Fontes.

Virgínia Fontes 是今日拉美最傑出的馬克思思想家，他是 Fluminense Federal 大學 (UFF) 的社會史教授，也是巴西 Rio de Janeiro 的 Oswaldo Cruz 基金會 (Fiocruz) 的資深研究員。她於 2005 年出版的《Reflexões im-pertinentes: História e capitalismo contemporâneo》一書中檢視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商品畫得新形式，結合了理論反思和經驗分析。以剝削的概念為基礎，其研究反映了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理論的批判。2010 年出版備受矚目的《O Brasil e o capital-imperialismo. Teoria e história》一書代表著其反思的高峰。透過和馬克思依賴理論大師 Ruy Mauro Marini 的批判性對話，她提出了一個帝國的新理論，可以把 1960 年代發展起來的拉美馬克思主義帶領到新的境界。這篇訪談由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完成，是 Rio de Janeiro State 大學 (UERJ) 的法律社會學教授。

GLG：知識的生產和傳播中，依賴理論典範地克服了知識的從屬性，這個從屬性盤據在拉美上空很久了。全球上，這已經傳播到了許多的領域，而有可能透過依賴裡倫去描述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潛力來解釋這個現象嗎？

VF：理論上我們很努力地去區分依賴的馬克思主義 (MTD) 和採取適應資本主義的取徑。W.W. Rostow 的書《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1960) 變成了國際制度的聖經，強加了许多步驟在「未發展」國家上，要他們要「自

>>

己發展起來」，許多的分析也證明了是錯的。聯合國的組織，像是 ECLAC / CEPAL 等，都顯示了資本主義的擴張讓後進國家的發展受阻，這是因為「不平等交換」讓那些國家的財富被榨乾，阻礙了工業化。而其他人士則認為發展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發生在邊陲國家。儘管這樣的批評聲浪，該理論還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內展開的。

MTD 則超越了這些取徑。分析資本主義的擴張作為不平等的惡化，MTD 理論處理了本主義關係的整體，透過價值理論，也就是資本主義擴張在邊陲國家的一個具體形式，去分析資本主義。其成為了一個巨大的理論和實踐跳躍，並不斷強調要去克服資本主義自身，而是不僅僅克服未發展和依賴的各種形式。

GLG：在你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對於 Ruy Mauro Marini 的理論的批判性承認。其對於邊陲資本主義的理論是說，拉美布爾喬亞階級的依賴會邁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去形式化，這是以對於勞動的超級剝削所造成了價值定律的克制性功能為基礎的。就是說，藉由轉換工人消費的必要資金到資本積累的基金中，邊陲的布爾喬亞會試圖去保持自己一部分的剩餘價值並把一部分交給資本主義核心。這個理論的困難之處在於？

VF：Marini 是個很基礎的思考者，他對於這個主體有著雙重的觀點。對他來說，邊陲國家扮演的角色不是固定被追蹤的，也就是有許多變數是連結到帝國主義，地方的資本積累，社會鬥爭，國家，等等。他的分析忽略了固定且嚴格的國家階層，並且有著化約主義，這讓他可以去掌握巴西的次帝國主義在國際資本一中的脈絡。此外，他也發展出了一個結構的取徑去看價值定律如何在帝國主義中展開：超級剝削勞工在邊陲國家的發生以及生產與消費的循環的分裂如何解釋了價值被轉移到資本主義中心的過程。這些都是他所謂由於帝國主義和馬克思價值理論的矛盾所在，也是介於國家特質和帝國緊張之間的。

這些大的宣稱必須要有不斷的再詮釋，因為這些主張同時處理了資本主義關係的擴張和不均衡的依賴再建立的過程。他們讓我們去推論依賴性並不產生固定的關係，不在家之間，也不在資本主義類的次循環之內。反之，其代表了矛盾的僅彰化，而

我也已經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擴張如何在巴西展開，這特別在農民的播剝之後。隨著農民的減少，價值定律擴張的潛力也增強了，而不是被壓下了，這是因為社會歷史對於勞動力再生產的需求。透過這個鬥爭，工人得到到了一些改善，但是要面對接下來資本主義的再度剝削。這個二度剝削也影響了核心國家，也就是為什麼 Marini 的超級剝削的論點必須被不斷地檢視。

這在生產和消費的分裂這點上也有所改變。在 1960 年代，巴西工業生產奢侈品，主要是給社會中一小群的人。可是從 1970 年開始，消費信用擴張到了這些奢侈品，改變了生產和消費的差距，但惡化了不平等。Marini 聲稱巴西的次帝國主義是被商品的出口左定義的，起因於工人階級的被播剝和消費不足，也被國家的相對自主性所影響。這個意義上，我指出，從 1990 年代開始，巴西公司移到其他邊陲國家並成立巴西跨國公司去出口資本和剝削工人與自然資源是這個次帝國主義的證據。但我不把 Marini 的作品看成是一個去形式的資本主義於邊陲國家中的假設，因為這個想法隱含者先前的階段會發展到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但這是錯誤的假設。

GLG：Marini 的次資本主義概念和你的資本帝國主義有什麼差別？為什麼提出資本帝國主義？

VF：幾十年下來區分了我們之間的分析。Marini 強調價值轉換的結構過程，我則把人類的社會生產給勞動（奪取）連結到財產國際化的集中的特定形式，新的價值榨取形式，還有國家政治的重新設計（Gramsci 出發），這樣的社會矛盾的惡化是回應到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甚至是取代到資本帝國主義內的緊張。

我稱資本帝國主義擴張是個資本主義的新階段，集中和競爭的資本聯合起來行動。內部的資本宰制需要外部的市場、出口、土地的奪取、權利的奪取、環境、生態、人口等的奪取。對於資本來說基礎的社會關係是通則化的，並以反對共產主義為基礎。新的布爾喬亞派系和邊陲國家被強化了，但是政治的多元性減少了，變成名目上的民主。資本的集中讓邊陲國家導致了「純粹資產」的宰制，越來越「抽象」和「社會」。少數的大資本家價值化了資本，推動「功能資本家」到最多樣甚至暴力的價

>>

值榨取形式中。生產的社會資源的私有財產（收集勞動力生產和價值榨取的能力）變成了絕對。許多奪取變得強烈，強加了新的不好的勞動形式，並透過每一個人類活動的工業化和勞工競爭的惡化去達成。

我試著去避免使用新自由主義和危機的字眼。新自由主義不是「文明化的」資本主義的墮落，因為其源自於資本帝國主義，不是危機。我們生活在巨大的擴張之中，危機影響了多數的工人，不用透過碰觸到「純粹」財產。而資本的地理擴張也關聯到了矛盾的工人政治膠囊化國族疆界之中，人性的很大一部分整了生產和傳播的過程，更新了不平等的形式。代議民主傳播開來了，但是民主價值被化約成財富為主的精英統治。政治行動變成極化，資本國際化，勞工分裂化，布爾喬亞也開始行動，透過官方組織（聯合國，WTO，IMF），非正式政治（非營利的傳播），正式的政治。而過專家和憲法，布爾喬亞試圖防止資本主義被取代。而資本官僚也宰制了國家，把民主簡化了。資本帝國主義的擴張，而非危機。導致了新的國家和國際的緊張，在社會階級和資本地國家之間展開。

GLG：在資本帝國主義這個概念的核心是一個關於奪取的討論，這指向了馬克思主義對於原始積累的反省。這個辯論有很長的歷史，追溯到 Rosa Luxemburg。你怎麼進入連結到這個傳統？奪取意謂著什麼？和剩餘價值的榨取關係為何？

VF：馬克思堅稱奪取整合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動態。這不是只有「之前的時刻」而已，自由工人的存在組成了社會關係擴張的社會基礎，把資本和勞動鑲嵌近來，然後進價值剝削。今天，大量的錯置在人口中蔓延，強制的勞動力販賣發生在各種情況下。大規模的奪取是資本主義擴張結果的起始社會情境。

直到近期，世界上大量的人口還住在鄉村，是前資本主義的情境。鄉村世界成為了面對都市資本主義的有效的例外，但這改變了。Rosa Luxemburg 深信資本的擴張需要非資本的前線，因為重商主義的不可能成功性。David Harvey 修正了這個公式，認為今日的資本主義生產了外部性（「持有」描述了「正常」資本主義的展開）。我不同意，我不認為有所謂正常的資本主義，而國家也有野蠻的帝國主義價值榨取。這些雖然是假設，但是我們須堅稱，基本的社

會關係，內部之於資本，是必要品的生產，而第一個就是社會存在的生產，這提供了其自己在市場中的存在。Rosa Luxemburg 提醒了我們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持續擴張是多巨大。

GLG：在什麼樣的程度上，奪取這個概念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分析是基礎的？

VF：已經不可能去忽略奪取這個概念了。當老的土地奪取仍然在鄉村地區發生，新的奪取已經席捲了都市人口了。我稱後者為次級奪取，其不代表財產的損失，或是生產工具的失去，次級奪取以兩種方式進行，首先，1) 類似於英國議會在 16 和 17 世紀的奪取一樣，是對於權利的取消，包括了勞動權利，壓制其合約，公共財產的私有化，以及公部門的私有化，像是教育和健康。再者，2) 對於自然資源的奪取，像是水和森林，這以往是屬於社會的，數十年前簡直無法想像這種奪取。的確，生活狀況的省產被生物和人類生活以及基因改良種子所壟斷了。

而顯示在生產的社會資源的集中和奪取之間的相關性，這強調了資本主義如何不可能在沒有勞動和價值榨取的前提下存在。其以多種形式出現，從最野蠻的到最「創新」的，增加國際的競爭，並加諸在工人身上，剝奪其面對的手段。要說「金融化」是不夠的，因為這好像有好的（生產的）和壞的（金融的）資本一樣，但實際上是一起的，在經濟中是如此，在對於工人的榨取中也是。

GLG：你怎麼解釋 2016 年的議會政變？

VF：巴西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盛行的社會關係（大量的主要和次要剝削，資本集中，各種價值榨取），以及工業化進程中直接連結到的資本帝國主義擴張。巴西布爾喬亞在資本帝國主義擴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從中獲利，特別是私有化和 Cardoso 的政府 (PSDB) 政策。繼任的政府由工黨 (PT) 掌權，也奪走了權利，但是比較隱晦。這些年來，巴西布爾喬亞的分裂導致了官方和超官方的政治行動，透過競選資金得可能。也透過非營利組織，他們試著去吸收工人階級，將其中立化，資源稀有化，和罪行化。

2016 年的政變是被經濟危機所激起的，該危機起始於 2013-14 年並把所有的結構安排

>>>

打亂。貪污盛行，讓資產階級自己分裂。一些公司變成跨國際頁，讓緊張情勢惡化。其在地的安排被外國競爭者索取代，而司法的迫害顯示了內在和外在的再結構是需要的。這些宰制階級的聯合是以對工人的暴力剝削為基礎的。

最近巴西在資本帝國主義下的民主預設了對於人口的安撫也確保了對於巴西資本國際化的支持。這就是一個支持資本主義的左翼黨 (PT) 被承認來去確保這個過程。可是這個增加了選舉競爭和成本。巴西的群體有來自其極右派美國的支持，資助了反共的選戰，妖魔化了 PT，並且要打壓一切的左翼。其對於電視的壟斷強加了一種單邊的 diktat，被警察和軍隊的暴力所鎮壓，這些所有都發生在布爾喬亞制度的規範下，也就是其權力分立的架構下。我們看到了資本利益的憲法化，確保了播削，包括了資本家（本土或非本土）的公債收入，憲法是為資本家利益而存在的（巴西和國外）。■

來信寄給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guilherme.leite@uerj.br>

和 Virginia Fontes <virginia.fontes@gmail.com>

> 權力、暴力、正義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美國, ISA會長, 第19屆世界大會主席



多倫多都市會議中心是第19屆ISA世界大會的場地，7月15-21日，2018。

很難去想像我們有幾個月就要在加拿大多倫多迎接 ISA 第 19 屆世界大會了。從這個學科一開始，社會學就關注權力、暴力、正義。現在的社會、經濟、政治挑戰讓這些議題更加相關。我們身處的時代需要我們去重新關注這些議題。這次大會的主題「權力、暴力、正義：反思、回應、責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台給社會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去進行對話、辯論、思考除何面對這些議題及其影響。

大約 1,200 個會議場次將會進行，有 10,000 篇論文摘要。我們預計會有超過 5,000 名參加

者來自世界各地於 7 月 15-21 日到加拿大多倫多來。他們將會分享知識、交換意見、提供觀點。第 19 屆世界大會的主題圍繞在政治、社會、文化、經濟權力的主題，是個結合和改變社會的重要力量。而主題的光譜也包括了我們面臨的挑戰以及我們要面對暴力和正義議題的決心。

> 社會學與社會的核心關懷

我們知道社會學的核心關懷是批判地研究

>>

社會行為和制度，然而，我們對於為什麼社會事物是這樣子的理解還不夠。我們需要去運用社會學知識去把世界改變得更好。在這個追求之下，我們必須去處理影響社會結構、社會關係、社會行為的議題，和公眾互動。這必然隱含了動員社會學去研究權力和掌權者，去研究和批判殖民歷史和當代土地的掠奪，去反思結構和文化如何讓施加於原住民的暴力得以持續，去研究戰爭的暴力、貧窮、種族主義、性別、交織的暴力、被迫的遷徙等，目的是開創一個更加正義的世界。在這個脈絡下，「權力」、「暴力」、「正義」就是重要的概念，涵蓋了今日許多的議題，是一個絕佳的世界大會的主題。

我們正處在一個暴力、戰爭、衝突、憎恨的時代，現有的制度都岌岌可危，民主制度也遭到挑戰。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國家被視為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和排外主義的工具，並且濫用權力去迫害弱勢群體。這些霸權的寡頭利用暴力對付弱小的民族，去維持世界秩序。平等主義的理想被轉變成服務掌權者的工具，打著「促進民主」的旗幟去壓迫人民。「反恐戰爭」被用來作為一個箝制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手段，這對於自由、正義、民主來說，意謂著什麼？在暴力、憎恨、憤怒的核心是不平等和不正義，被新自由主義所驅使，只注重市場和獲利。國家權力被例行化地使用來保護權力精英的霸權，維持現狀。國家的宰制或是市場的權力都沒法開創更好的世界。而在這個暴力、動亂的世界，我們社會學家的責任逝去研究和質問主宰的制度、信念、意識形態、實踐，因為它們讓不平等和不正義惡化。

在這個渺茫的希望中，我們還看到一線曙光，那就是非暴力運動，人道主義介入，和平進程等，這讓社區培力起來，減少暴力，促進正義。抗議運動對抗集權，對抗特權，環境傷害，失業，以及其他不正義。然而，反抗消失，運動無以為繼，無法確保改變，那權力精英不可避免地會復辟，回到現狀，伴隨著壓迫。這個公民的抗議軌跡提醒了我們對於社會正義的追求是沒有終點的，通常令人沮喪，但是我們不能放棄！藉由對於共善的關注和討論，世界大會代表了公民社會。

大會的主題是一個象徵性的宣示，認為在這個困難的歷史階段，社會學家無法變得冷漠，不去關心衝突和對抗，否則我們會變和公民社會脫節。這意謂著我們要提供一個全球的公共社會學，去處理這個世界最複雜棘手的問題。這次世界最複雜棘手的問題。理。社會學界最複雜棘手的問題。理。交織的大會學界最

複雜棘手的問題。理。交織的暴的集會，包括社會科學、記者、運動者，都不能忽視影響了公民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力量。暴力和正義的議題包括了不平等、種族中心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排外主義、人權等都是我們討論的核心。

社會學家整合了其他學科的洞見，因此可以有很具有意義的重要貢獻給那些社會中最重要問題。我們的主題「權力、暴力、正義」是跨學科，像是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歷史等裡面都很重要的，它們也提供了不同的觀點，也是我們為社會正義奮鬥道路上的打拼夥伴。在這個集體為社會變遷共同努力的第19屆世界大會中，社會學將提供一個平台給社會學家和其他學科的與會者去分享其觀點。我期待在多倫多見到你！我相信我們一起可以深化我們對於複雜社會、經濟、政治挑戰的認識，對找到面對傷害平等與正義的暴力問題的解決之道。■

來信寄給 Margaret Abraham
<Margaret.Abraham@Hofstra.edu>

> 加拿大社會學 和世界大會



Rima Wilk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社會學會會長, ISA世界大計畫副會長, 邏輯與方法研究委員會委員 (RC33), 第19屆世界大會在地籌備委員會委員

加拿大社會學家和社會學會 (<http://www.csa-scs.ca/>) 的成員對於第 19 屆世界大會非常興奮。大會會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多倫多市舉辦，為期從 7 月 15 日到 21 日。大家會在位於 Anishinabek 國和 Haudenosaunee 邦聯的 Wendat 土地上開會，這包括了 Dish With One Spoon Wampum Belt Covenant，這是一個合約，目的適合平分享和保護 Great Lakes 地區和 New Credit First 國的 Mississaugas 土地。

當對土地的承認越來越常見於加拿大，那就有必要解釋。這種承認來自於長期的原主民運動和最近加拿大原住民居住學校真相和協調委員會的 2008 到 2015 的注意。雖然承認對於過去和現在的傷害不是萬靈丹，但是這對於本次大會的主題：權力、暴力、正義—反思、回應、責任是一個很好的結合。在加拿大的脈絡下，承認有時用來去表達珍惜和感恩以及對於人和土地歷史的認識。承認也是一個政治

加拿大的社會學學家期待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學家見面。

>>

實踐，提供一個一個提醒一個政治，特別是對那些非原住民的人來說，是關於殖民主義，關於條約責任，關於加拿大對於保護原住民的失敗。

ISA 世界大會將會提供絕佳的機會給學者去傾聽、學習、對話，討論重要的議題，將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上千位學者參與盛會。有些人會是第一次參加，有些人是老朋友了，而參與大會把我們大家齊聚一堂。

大會以提供加拿大社會學家機會去和世界交流。加拿大的社會學家非常致力於理論化方法的多元典範。加拿大社會學家就像其他國家的社會學家一樣，對於變遷和多元的經驗實在保持開放。加拿大社會學會的 1,000 名會員有 28 個研究群組，從應用社會學、社會理論、關係社會學、科技社會學、到知識社會學。有些最強的學者發表在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Revue canadienne de sociologie，這是加拿大社會學的指標期刊。

透過閱讀期刊和在 ISA 大會上與學者見

面，你將會發現到加拿大社會學家深深地關心社會正義，貢獻給務實的政策制定，並且扮演公共社會學家的角色。不過還有很多地放要努力。世界大會會是一個給世界各地的社會學家一起探索我們對於權力、暴力、正義的經驗之回應的同與異。我們非常期待這個夏天的到來！■

來信寄給 Rima Wilkes <wilkesr@mail.ubc.ca>

> 讓社會學團結於加拿大的機會

Patrizia Albanese, Ryerson University, 加拿大, 第19屆世界大會在地籌備委員會主席



2017年7月1日，加拿大慶祝了150週年。這一整年，加拿大人被鼓勵去擁抱加拿大的許多測量出的優點：國內生產毛額，識字率，女性勞動參與，就學率等，這些都被認為是加拿大在全球勝出的地方。雖然有很多值得慶祝的，但也有很多值得批判的。

> 加拿大的矛盾

沒人會否定我們加總的測量和全球地位。當然，除非你是加拿大的新移民，或是殘障者，原住民，單親媽媽，種族弱勢，住在加拿大的北邊，或是一位要兼差好幾份工作才能養活全家的人。若是這樣，歧視，危險，貧窮，韌性非常可能是生活中要面對的。

這五個面向代表了這期《全球對話》的作者所討論主題。例如，Wu指出加拿大是個「高信任」的社會，但是McIvor提醒我們了不平等和高學貸的事實。Maiolino指出我們選出了年輕的進步派杜魯多，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少數族裔女性候選人鄒至蕙在最族群多元的城市多倫多還是要協商和動員認同才可以和其白人男性對手抗衡。我們也一直試圖區別我們和美國，

但是Lachapelle和Burnett所指出的，我們的大學還是跟美國的學術看齊。Vallee的研究則提醒了我們加拿大的自然美，但是也注意到了物種的瀕臨絕種和環境議題。

加拿大有優點，但是有許多人的生活得面對不平等。加拿大社會學雖然不是沒有缺點，但是通常試圖去點出這些不平等。這也沒有被前總理Stephen Harper所忽視（保守派）。

> 在加拿大與全球為社會學做出承諾

在2013年，為了回應一起發生在通勤列車上的恐怖攻擊，加拿大總理Stephen Harper認為不是時候去「承諾於社會學」。相似地，在2017年秋天，美國的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被認為和整個社會學有仇，因為他在反對一個論證的時候說那是「社會學式的無意義廢話」。這樣的說法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社會學家通常挑戰權威，特別是在面對權力、暴力、不正義的議題的時候。

所以，回應Harper的「現在不是時候去對社會學做出承諾」，我們尊敬地不同意。在這個動盪的社會政治氛圍和環境不確定下，承諾於社會學正是時候。ISA和加拿大社會學

會 (CSA) 相信我們都準備好在全球的層次上去努力，所以我們歡迎上千位的社會學家到多倫多。

第 19 屆世界大會的主題是權力、暴力、正義—反思、回應、責任，這是由會長 Margaret Abraham 博士所構思出的啟發性主題，這提供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學家去提出和面對這個不確定年代的行動方案。這也是一個機會讓學者交流研究、理論、政策建言、社會行動。

► 加拿大社會學於第 19 屆世界大會

ISA 第 19 屆世界大會也提供了加拿大社會學家一的獨特的機會去共同舉辦和展現加拿大的學術與合作。除了有數百位加拿大社會學將參與盛會之外，ISA 也提供了 CSA 四個重要的加拿大主題場次。這些會議場次是加拿大透過競爭遴選出優秀的提案而成的，遴選的重點是切時性和相關性，講者對加拿大議題的研究廣度，以及主題的社會和歷史價值。超過 20 位的加拿大社會學家將讓大家一睹加拿大社會學得風采。歡迎大家參加這些主題場次：

- 社會學交了我們什麼關於小孩和青少年的難民的社會融入？

- 國家如何形塑了社會運動？

- 加拿大社會學於不確定的年代：反思過去、面對未來。

- 失蹤和被殺害的原住民女性：社會學可以告訴我們什麼？

泛加拿大在地場次籌備委員包括了：Sherry Fox，CSA 管理者；Jim Conley 博士，Trent University；Evie Tastsoglou 博士，Saint Mary's University；Margaret Bancarz 博士候選人，Ryerson University；Mark Stoddart 博士，Memorial University；Simon Langlois 博士，Université Laval；Susan McDaniel 博士，University of Lethbridge；Rima Wilkes 博士，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Myrna Dawson 博士，

University of Guelph。我們相信去強調權力、暴力、不正義是很重要的，也是我們這個國家原住民集體動員鬥爭的議題。我們透過加拿大原住民藝術家 Lydia Prince 創作的世界大會圖案，想要去表達這樣的關懷。世界大會提供了重要的平台給加拿大社會學去討論和解共生，塑造更好得未來。

第 19 屆世界大會一個機會，可以讓我們其聚一堂，分享觀點和回應關於去培力、暴力、不正義的議題，以及如何培力社群、減少暴力、促進正義。這是時候去辯論、集思廣益、集結、規劃我們建立正義社會的時刻。這也是去慶祝社會學家關於我們是誰和我們做了什麼的問題的時刻。加入我們！我殷切希望在 7 月於多倫多見到你！■

來信寄給 Patrizia Albanese <palbanes@soc.ryerson.ca>

> 加拿大的大學 在地性和全球性

François Lachapelle和Patrick John Burnett,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



博士交換的網路。詳見：<http://www.relational-academia.ca/canadanetwork.html>
Relational-Academia繪圖。

最近幾年，全球大學排名讓加拿大的大學國際聲望獲得很高評價，頂尖大學驕傲地宣佈要招聘最好的師資。而在最近美國和英國的政治不穩定中，加拿大的大學已經準備好要去接收那些因川普和脫歐而出走的人才，並進一步去提高國際聲望。

關係學術計畫 (www.relational-academia.ca) 研究了加拿大 1960 年代晚期和今天對於何謂「好」大學的意義。在 1960 晚期到 1990 中期，這個時代出現了民族主義和美國於加拿大的宰制，而「好」大學被認為是去聘用加拿大師資和教導加拿大相關的內容，為的是公民的經濟、道德、市民的利益（如加拿大化運動）。反之，過去 20 多年來，「好」大學的任務變了，現在是增加國際活動，不論學生、人員、教師、校友都是，然後增加國際名聲。為了描述這個從本土到全球的轉變，我們收集了 4,934 社會科學者的教育資歷，他們都在加拿大的前 15 大研究型大學任教 (U15)，時間是 1977 到 2017 年。

研究這些教師的國籍背景後發現，加拿大本土訓練的博士在中層和下層學校任教的的比例明顯增加，然而，像是 University of Toronto, McGill University, 和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仍然有高比例的美國博士 (70% 以上)。在 1997 和 2017 年之間，三個英語國家：加拿大、美國、英國，佔了 90% 的博士，而全球南方的博士，主要是南非 (6 個) 和印度 (4 個)，則只有總共 19 個博士在 U15 學校。

除了全球北方的大學政治經濟變遷，其也奮力去增加國際學生數量，那我們可以只談加拿大的國際師資嗎？師資第一個學位的取得國家顯示了過去二十年來，上層大學學者在英語

系國家之外取得大學學位的人數成長了一倍，從 9% 到 18%。2017 年，這些來自 34 個全球南方國家的師資的一半是在美國的大學取得學歷。

在加拿大的高等學術中，國際化可以示意調著兩件事情：不是美國化，就是美國中介後的國際化。我們的研究強調了美國的中央角色在這個不對稱知識生產的環境，以及學生和學者在國際上的流動。但是更重要的是對於國家脈絡來說，這顯示了加拿大被宰制的宰制也貢獻給了英語的學術霸權。這個社會科學的全球場域也從屬於美國的科學資本的宰制。■

來信寄給 François Lachapelle <f.lachapelle@alumni.ubc.ca>
和 Patrick John Burnett <pjb@sociologix.ca>

> 學生貸款對於加拿大大學畢業生的影響

Mitchell McIvor, University of Toronto, 加拿大



Quinn Dombrowski攝影2017，<https://www.flickr.com/photos/quinnan-ya/37230366906>
CC BY-SA 2.0。

在許多國家，高中教育已經變成勞動市場的榮景，而高等教育被認為是階級流動的平等化機制。雖然高等教育對於勞動市場繁榮也很重要，但是學費的指數性漲價讓學生貸款喘不過氣來。這個趨勢已經被研究很多了，但是研究者在解釋學生債務對於畢業生的影響來說卻是慢半拍。有個問題特別需要被回答：學生貸款如何影響了畢業生的勞動就業市場？我使用加拿大全國代表性的樣本資料關於2010年大學畢業生畢業後三年的情況去分析這個問題，看看影響是否會被學生的社經背景所中介，這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的主軸。比起第二代，第一代的大學生有金融、社會、文化資本上的劣勢。他們有比較少的社會網絡連結可以去找相關的工作，比較不知道怎麼打造履歷和在大學中生存，也比較沒有家庭的經濟支持。我使用了尖端先進的統計回歸技術後，發現了學生貸款債務的很高程度是和第一代畢業生所說的無法等到他們想要的工作、目前工作不是真正想要的、以及必須搬到都市或鄉村去找工作等情況是相關的。此外，和第二代的學生相比之下，負債的第一代學生有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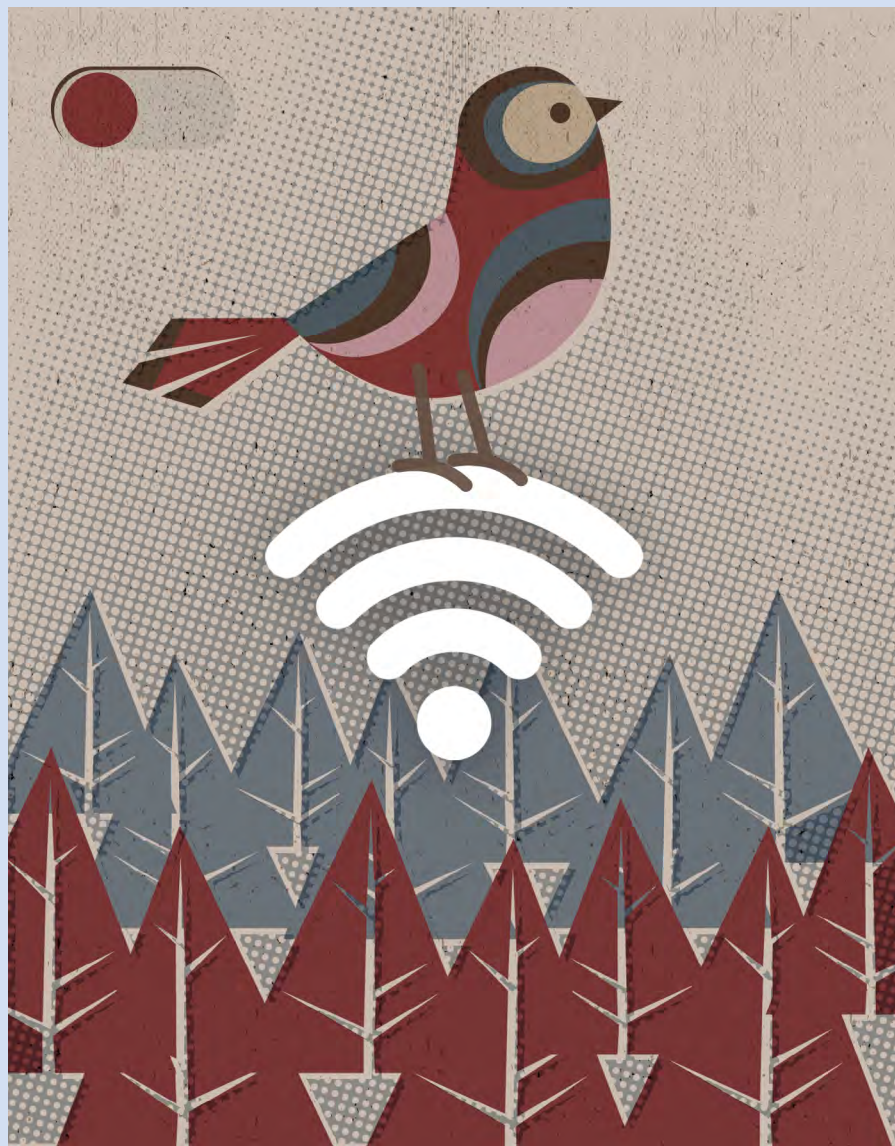
高的機率會有暫時的工作身份，比較會在畢業三年內換很多工作，也比較沒有工作福利，收入教低。不意外第，在勞動市場上比較不好找工作和經歷比較多風險，我也發現了負債的第一代學生有比較低的工作和生活滿意度，比較不可能認為若再來一次還會想要讀大學。這些發現對於當代高等教育作為階級平等機制的觀點有著重要的啟示。

這些發現指出了當學生貸款債務是被用來提供學費的話，這只會讓不平等惡化，讓平等機制被抵銷。學生債務開啟了找工作者的無奈，特別是第一代學生，並且這個工作的不穩定也讓工作品質和收入減少。研究結果指出的負債第一代學生認為不會想念大學的看法特別值得令人警惕。總之，這個研究提供了政府把學貸看成是當作就學機會的這樣觀點轉移到提供獎學金和減少學費的政策上。■

來信寄給 Mitchell McIvor
<mitchell.mcivor@mail.utoronto.ca>

> 成為公民科學家

Mickey Vallee, Athabasca University, 加拿大



Arbu繪圖。

當我寫作遭遇瓶頸時，我會去健行。我住在加大的偏遠地區，到小溪、小河、山、野外只需要走路就到了。我喜歡聽鳥鳴，紅翅黑鳥，夜鷹，烏鴉，黃鶯等在樹林間叫鴨叫的，相當悅耳，雖然看不到。我為了錄下這些鳥的小夜曲，我下載了一款 iPhone 的程式：Song Sleuth，可以錄下並且辨認鳥叫。這是由在麻州 Boston 的野生動物聲音學會 (Wildlife Acoustics) 所開發的。使用了它，我可以紀錄鳥叫，辨認，並且寄給朋友（包括 GPS 座標）。這把我的個人經驗連結到了野生動物聲音研究者的全球網絡，也連結到了業餘愛好者，像是我。

該程式使用生物聲音科技，是一個有效偵測的工具讓人知道什麼樣的物種需要受到

包護。追蹤鳥叫聲讓全球的研究者可以得到一個危險物種、遷徙、求偶的「大圖案」。因此，僅僅是聽、站著、紀錄周圍的聲音就可以對專業的科學研究產生長遠的重要影響。

學術和專業的生物聲音研究團隊包括了許多資金贊助的研究，其收集分析資料，傳播研究發現。然而，公民科學家把閒暇時的資料上傳現在可說是全球上研究團隊的擴展的重要一環。研究團隊使用了這種公民科學資料的包括了 Cornell 大學的 Macaulay 圖書館，其認為這樣得到的資料比起以往的方式都還要迅速得多。

不論科學的貢獻為何，公民科學家也經歷了重要的健康益處：其戶外踏青之外，還看到、聽到、紀錄到了生物，其生存是越來越受到威脅的。特別是小孩或是有很多和自然接觸的經驗，長大會更活躍。公民科學因此貢獻給了一種好的

生活型態。

除了好的健康，有些研究者讚美公民科學可以讓人們更知道環境的議題。其他研究者認為雖然公民科學的結果之一是對環境的認識，但是弔詭的是這很難去測量。各種研究已經證實了聲音為基礎的方法，像是動物聲音學，是和空間的有意義的認識有關的。因此，包括公民科學家在內的動物聲音學研究是務實和省錢的方式，好讓全球和地方的人們可以對空間（環境）有更多的認識。

我們在健行的時候導致了生物多樣性的消失了嗎？我們知道我們的智慧型手機可以做什麼和分享什麼嗎？或是，在我們懶惰的與自然的關係中，我們不情願去預設這樣的責任？這只是許多社會學想像的諸多可能性其中之一，對於尋找機會去改變，在傳記、歷史、社會結構、科技的交織中

發生改變。■

來信寄給 Mickey Vallee
<mjvallee@gmail.com>

> 加拿大的認同工作和政治領導

Elise Maiolino, University of Toronto, 加拿大

過去5年的政治氣候已經變成非常好的去研究認同政治和新候選人的一段期間。這段期間，三個最受到矚目的加拿大候選人分別競選最矚目的職位，也都需要在競選時用出複雜的公共認同的協商方式。雖然許多這些動態對社會學來說很熟悉，但是範圍和大小對於加拿大或其他社會來說可以有新的洞見和啟發。

賈斯丁杜魯多成為首相的路上參加了無數次的選舉，在成為加拿大自由黨的黨魁前幾個月，他才和保守黨的參議員在拳擊賽中較量。其男子氣概受到檢驗，透過分析了222篇報紙報導這個賽事，我認為杜魯多從不確定的男子漢轉型成夠格的男子漢，這讓他的領導被信服。杜魯多的個案也產生了恢復性別策略的概念，也解釋了政治領袖如何在公共場域恢復其性別認同。

杜魯多的個案之後一年，凱斯琳韋恩問其安大略湖區的選民是否準備好選出一位同志省長。她成為了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同志安大略省省長。以其政府和社運在LGBTQ社群中的訪問為基礎，我發現了即使在這種突破型的政治人物上，其認同並不保證草根的支持。相反的，社會運動強調了政治人物去制定政策的能力。我提出了一種字詞和信念的分類去論證社會運動者對於政治人物的評價是奠定在認同、言說行動、信念上的。

同時，韋恩省長也突破了玻璃天花板。鄒至蕙是一位有經驗的進步派政治人物，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市長選戰中意外失敗了。她辭去國

會議員參選Toronto市長，挑戰在位的羅伯福特，是一位保守派且阻礙很多，像是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以20場的市長辯論為資料，我發現認同在選舉時的挑戰是很大的，鄒至蕙作為少數族群，其所需要協商和動員的方式和白人男性對手很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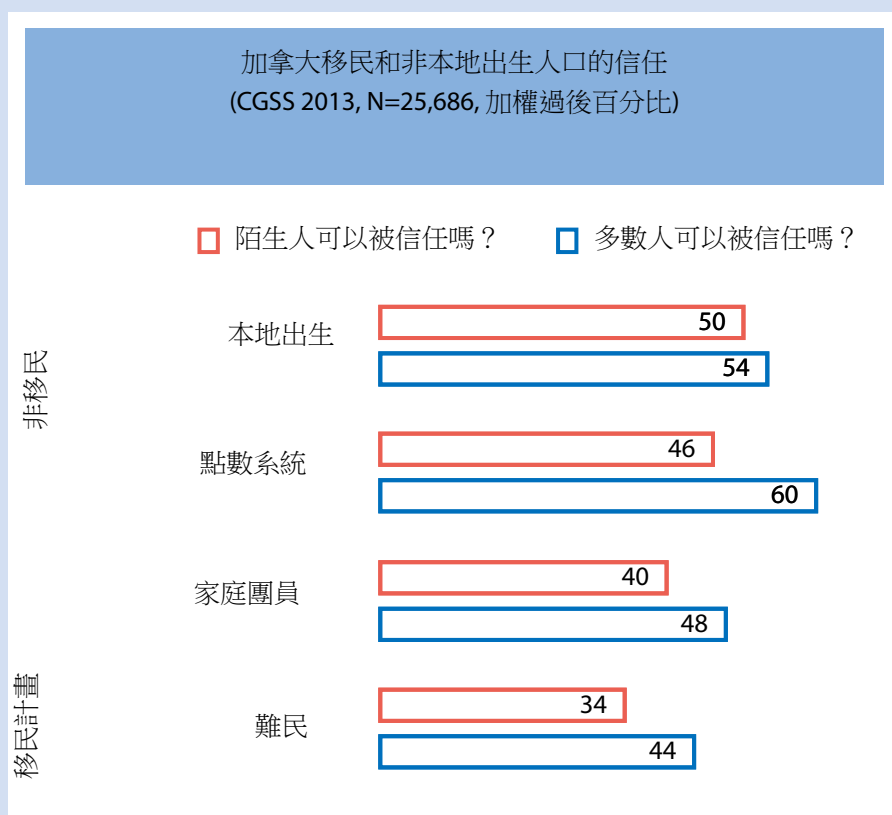
多元型態候選人的浮現和對於多元認同的政治與公共意識的成長產生了性別展演的多元性，影響治理與選舉。我的研究希望可以指出那些競選人面臨的阻礙，但也希望提供一個初始的藍圖給相關的行動者去把阻礙轉化成機會。■

來信寄給 Elise Maiolino <elise.maiolino@mail.utoronto.ca>

> 移民在高信任的加拿大有被信任嗎？

Cary Wu,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

圖1



信任反映了人們對於他人善意的理解。人們相互信任不只對於個體幸福是基本的，對於社會凝聚、經濟成長、民主等也都是重要的。信任對於移民來說是特別重要的，特別是對於一個有許多外國移民人口的社會來說是如此，因為信任有助於社會整合。

加拿大是個高信任的國家。從分析加拿大統計局 2003，2008，2013 年的整體社會調查 (GSS) 可知多過半數的加拿大人口持續相信「多數人是可以被信任的」。反之，全球上來說，只有 37% 的人口這麼認為 (世界價值調查，2010-2014)。

加拿大也是個移民國度。外國人口組成了

五分之一，有就是 21% 的總人口。雖然加拿大的點數系統幫助選擇了一群令人信任的移民，許多這些人還是透過難民和家庭團聚計畫而移民的，於是著比本地出生的人有更低的信任 (見圖 1)。

若移民一開始有比較低的信任，那他們在加拿大生活一段時間之後會得到更多的信任嗎？當討論到信任的來源時，有兩個理論解釋：文化觀點和經驗觀點。文化觀點的學者相信人們從主要社會化學習到了信任，這個學到的信任在成人接下來的階段不太會改變。經驗觀點的學者則認為人們信任的來源是社會經驗，因此信任會因為不同的社會情境而改變。這個辯論的核心是人們什麼時候會信任，是否學習到

>>

圖2A, 2B. 小孩青少年移民和成人移民的信任預測勝算比差距

(GSS 2014; 加權資料, 自助法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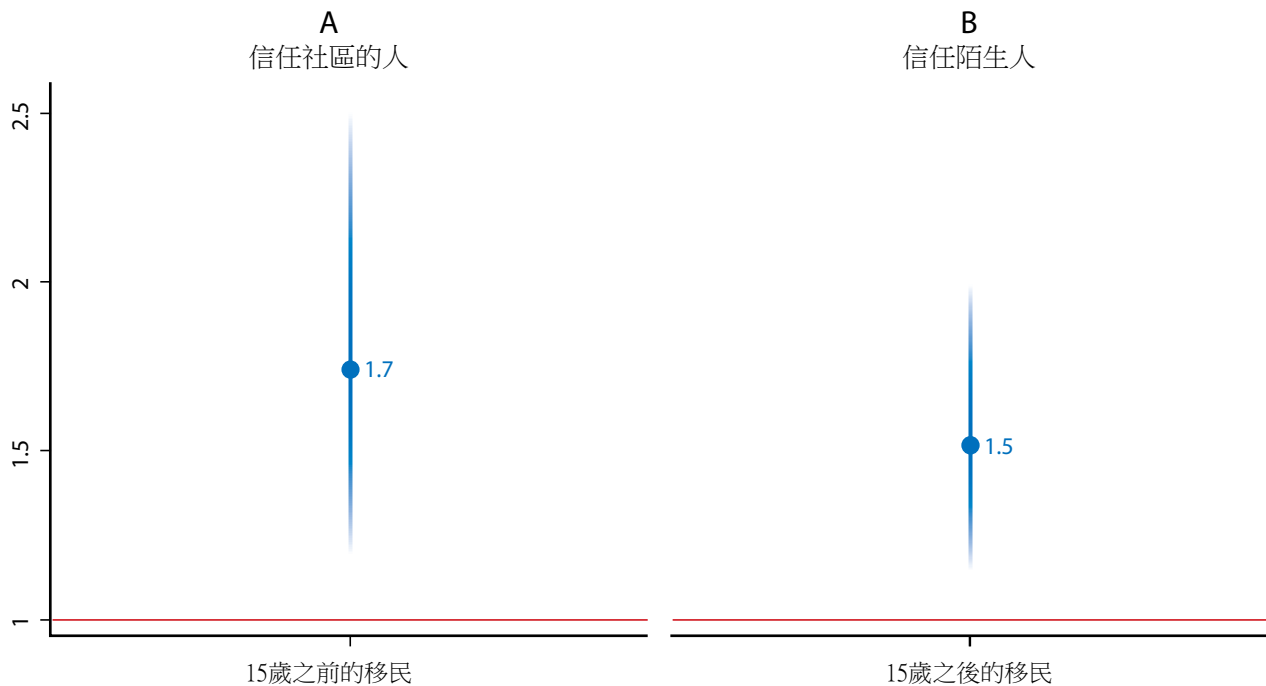


圖2A, 2B.

的信任會因為情境而改變？

為了判斷是否加拿大的高信任文化對於移民有任何的影響，我們必須區別成人就來的移民和小時後來的移民，後者在加拿大經歷了主要社會化。若信任是文化的，我們則期待年輕時候就來的移民在加拿大社會化後會有比較多的信任，而那些成年後才來的移民因為不是在加拿大經歷主要社會化那麼就會有比較低的信任。若信任是經驗性的，不論移民的年齡，那麼移民對於於加拿大的經驗會有相似的回應，因此，信任上的差距不太會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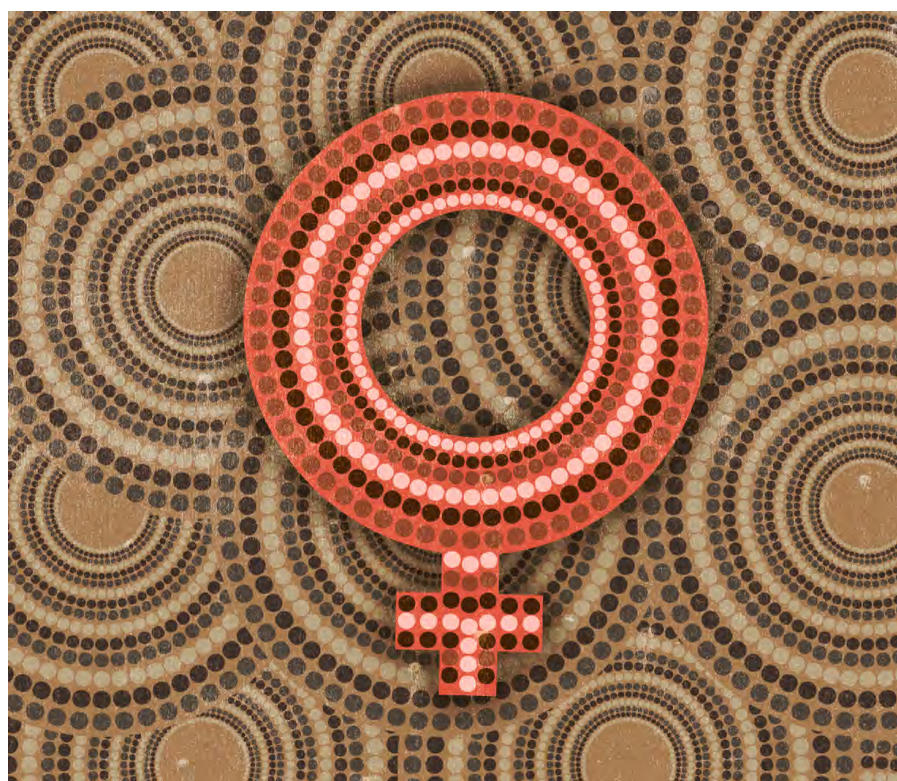
分析了 2014 年的加拿大 GSS，我發現在 15 歲前來的移民有 70% 更高的機率會信任社區的人，而比起 15 歲後來的移民則多出了 50%。這都是控制了其他人口特徵的結果（看圖 2A 和 2B）。

總之，這個顯著的差距顯示了加拿大高信任文化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只限於那些年輕兒童的移民，因為他們在主要社會化階段來到加拿大。整個結果對於信任的文化理論有很強的支持。■

來信寄給 Cary Wu <carywooruc@gmail.com>

> 交織性、本土性、性別、暴力

Maggie Walter, 原住民研究與領導中心副主席, University of Tasmania, Joselynn Baltra-Ulloa, University of Tasmania, Jacob Prehn, 原住民研究與領導中心副主席辦公室, University of Tasmania, 澳洲



Arbu繪圖。

托列斯海峽島民的女性遭受性別暴力的統計相當令人擔憂。全國的原住民女性和女孩遭受家暴送醫的機率是非原住民女性的31倍，超過半數原主民女性死亡導因於家暴。這樣暴力本質也在一項研究中被再次證實：四分之一的原住民女性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曾經遭受肢體和性暴力。以州和領土為基礎的統計也

呈現了一樣的恐怖景象：95%的住在Victoria原住民小孩因為遭受家暴而送醫。西澳洲的原住民女性的受到殺害的機率是非原住民女性的17倍。我們認為，存在於這樣的暴力的本土性和性別的交織性不是中立的，不是非歷史的，也不是非政治和非文化的，也不是無關種族的。

統計數據中的不成比例的高比例也在其他英國殖民地國家中的原住民女性中找到。在奧特亞羅瓦紐西蘭，美國，加拿大，原主民女性都比非原住民女性要更容易成為性別暴力的受害者。這樣的相關性說明了主要的解釋並不存在於原主民、托列斯海峽島民、毛利人、美國原主民、第一民族身上。英國也不是不夠幸運到要殖民四個不同的地區都剛好其原住民女性特別容易受到性暴力。這些原住民女性也不是只受到原住民男性的暴力而已。因為很高的跨種族交往，有很大部份的施暴者是非原住民男性。然而，統計上的高比

「過去12個月有約1/4的原住民女性受到家暴或性暴力。」

例是原住民女性雙重的性別和種族壓迫的社會文化產物。權力的種族關係由英國殖民者所定義，和權力的性別關係交錯，產生了施加在原住民女性身上的日常生活雙重暴力。

原住民和托列斯海峽島民的女性總是殖民暴力的第一線受害者。在戰爭的前線，女性都是遭受屠殺的犧牲者。其他女性，像是 Tasmanian Walyer，帶領了反抗入侵的抵抗行動。當殖民掠奪開始，女性都遭受到性和肢體的暴力。在弗諾群島巴斯海峽，從 1800 年開始女性被歐洲人系統性的綁架，被強迫當妾和作工。

一旦澳洲大陸被殖民者掠奪了，性別暴力，無論肢體或是性的，從沒停過。在 20 世紀的多數時期，原主民中膚色較淡的女性和小孩通常更容易遭到性暴力。政策禁止原住民小孩的移除原生家庭，被稱為「被偷走的世代」，主要是去把原住民同化的

白人社會，小孩不能講母語、接觸家人、文化慣習。估計認在 1910 年到 1970 年之間，每 10 個小孩就有一個被帶走其原生家庭。有這個歷史的家庭更有可能會有小孩被送醫。全國中，殖民暴力的影響就是貧窮、社會、政治、文化的邊緣化，並且一代傳一代。家庭功能的不彰是原住民和托列斯海峽島民的女性遭受到肢體和心裡傷害的原因之一。

所以澳洲社會，包括澳洲的社會學，怎麼回應施加在原住民和托列斯海峽島民的女性的暴力呢？不幸的是，多數無動於衷。澳洲社會學就像澳洲社會一樣，仍然是被殖民的。澳洲社會學沒有人研究原住民女性遭受到的性暴力。而事實上，原住民社會學甚至幾乎沒有。對於受到殖民主義好處的人來說，沒有必要研究種族和性別的權力關係。而原住民和托列斯海峽島民對於澳洲來說還是不方便的

存在。結構上，對於這個議題的冷感產生了對於施加於原住民女性的暴力的一種輕蔑的解讀。就像其他原住民問題一樣，該問題仍然沒有一個社會學的解答。■

來信寄給

Maggie Walter <Margaret.Walter@utas.edu.au>

Joselynn Baltra-Ulloa <Joselynn.BaltraUlloa@utas.edu.au>

Jacob Prehn <jacob.prehn@utas.edu.au>

> 南非的性暴力 和「矯正性強暴」

Kammila Naidoo,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南非, ISA女性與社會(RC32), 傳記與社會(RC38), 臨床社會學(RC46)研究委員會委員



Arbu繪圖。

> 記住 Khwezi 的故事

2005 年，一位女同志 Fezekile Ntsukela Kuzwayo (Khwezi) 控告 Jacob Zuma 強暴，Zuma 是南非的後種族隔離時代第三位總統。這個 2006 年控告不但沒有傷害 Zuma 的當選，還讓他把 Zulu 的傳統男子氣概普及化。在他的證詞中，

Zuma 認為 Khwezi 的穿著是性邀約。Khwezi 的指控也讓她被放大鏡檢視、肉搜。在法庭上，Zuma 的支持者大聲反同、性歧視、反女性主義，通常和 Khwezi 的支持者起衝突，叫做 One-in-Nine。這個團體強調了 1/9 的南非女性非常有可能被強暴至少一次。最後 Zuma 無罪，但是 Khwezi 卻要流亡海外。

Khwezi 的故事顯示了現實中的諸多問題：強暴受害者想要把施暴者繩之以法是很難的，特別是那些施暴者是有頭有臉的人。恐同論述形塑了女同志的強暴之大眾態度。儘管有 20 多年來的性別平等運動，男子性和異性戀的規範還是持續。在南非，一個交織女性的取徑去解釋種族、族群、性傾向、年齡、身體、階級、政治位置等。這個反省也是 ISA 會長 Margaret Abraham 的看法，要去從全球各個地方出發建立一個關於性別和交織暴力的諸多面向。

> 暴力的男子氣概

在南非，施暴者的逮捕並不常見，定罪率也很低。南非警察的 2016 年犯罪統計指出有 43,000 的強暴案例 (2015-2016)。雖然數字很高，有些分析者指出只有大概 1/13 的受害者是被非伴侶所強暴，1/25

是被伴侶。對受害者來說，訊息很明顯，若是告上法院，你會被肉搜，被放大檢視。國家也暗示不要舉報強暴案件，這被媒體和社會論述把強暴常態化的結果，反應了男子氣概的文化。我們並不意外看到很多男性的研究參與者會默許強暴的行為發生。

南非的研究試圖去解釋暴力男子氣概的宰制，以及男子氣概的危機，但都著重在工人階級的施暴者。這個觀點來說，傳統男子氣概的規範被變化的政治經濟學和歷史遺產以及制度的性別平等所中斷了，這造成了男性的認同危機。公共和社會經濟的邊緣化也導致了幫派興起，暴力，這被男性用來試圖去恢復現狀。這個背景下，女性的身體被認為是工具，透過這個工具，男子氣概和權力控制可以維持下去。這個主張也在男女同志奮鬥去回應恐同暴力之下被彰顯，特別是「矯正性強暴」這個概念在南非是被用來指涉強暴女同志的詞。

> 「矯正性強暴」

從2000年開始，有大概平均40位的女同志被殺害，每週有10位被矯正性強暴。質化研究也指出了施暴者聲稱的強暴會「治癒」女同志成為異性戀這樣的藉口。此外，有些男性的研究參與者稱強暴代表了男性藉由強暴女性而展現男子性，而且是有正當性的，因為這是男性在證明其真實性。這些說法顯現了南非過去二十年來強暴女同志的容忍也伴隨著女性解放運動的興起。南非的後隔離憲法是全世界第一個禁止以性傾向為基礎的歧

視的憲法。南非也是第一個允許同性婚姻的非洲國家。因此某些男性和掌權者聲稱強暴女同志是一種矯正作法的言論代表了恐同和反女性主義的反撲力量。

> 結論

弔詭的是，強暴和其他性別為主的犯罪與暴力行為不斷發生，但南非的性別培力和平等也都在政治議程上。事實上，有力的遊說團體最近一直強調2019年的女性總統。若要把性暴力控制住，那需要極大的努力去動員和組織。其也需要像是2016年打斷Zuma演講的四位女性，手持「記住Khwezi」的標語。這將會需要批判和強力的女性主義領袖的更新和重新浮現於學術、政府、公民社會中。■

來信寄給 Kammila Naidoo
<kammilan@uj.ac.za>

> 讓波蘭的家暴被看見

Magdalena Grzyb,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波蘭

Piasecki 事件在 2017 年 4 月發生，讓公眾集體憤怒。這個在 YouTube 上的影片是法律正義黨政治人物。Karolina 出櫃，也控訴 Rafa 的家暴歷史。Rafa 和 Karolina 青少年時在教堂相遇，是天主教徒。她們看起來是波蘭家庭的模範，年輕，快樂，有兩個可愛的女兒。Karolina 報警了，但是警察沒有採取行動。後來 Rafa 說服之下，Karolina Piasecka 放棄了控訴。

Karolina Piasecka 的公共出櫃是前所未見的。首先，其對於家暴的證詞也對於讓大眾提昇家暴的社會認知有所改變。過去認為家暴是身體暴力，這只有在貧窮的家庭才會發生，但是事實上這是社會中的常見現象。家暴不只是因為貧窮。第二，其指出了極度保守右派政治的偽善，特別是法律正義黨以其父權政治的粗暴。

> 回到過去：波蘭過去十年的女權

從法律正義黨 2015 執政後，女性平權運動曾遭遇很大的反撲（見 7.1 期 Julia Kubisa 的文章）。期執政前，該黨就強力反對歐洲理事會防治女性暴力和家暴的法案。2012 開始，期加入了由波蘭天主教會發起的反對「性別意識形態」

的戰役，因為被認為是威脅波蘭家庭、傳統價值、國家安全。而這裡的預設是伊斯坦堡大會決議所稱的針對女性暴力的結構因素，而因此國家的責任是剷除性別刻板印象。這個遇設備認為是波蘭家庭價值的威脅，讓家長管教小孩的價值受到威脅。法律正義黨的政治人物拒絕波蘭家暴的嚴重性，認為波蘭男人尊重女人，並且法律禁止家暴。期認為家暴很少發生，而且只有當男性受到酒精影響後才會發生。2015 年，政府刪減了 NGO 幫主女性家暴受害者的經費，認為這是歧視性的作法。而 2017 年 2 月，現任總統 Andrzej Duda 公開宣佈伊斯坦堡決議不是用於波蘭制度。

波蘭有很強的天主教傳統，教堂也在政治中擁有意識形態的影響力，特別共產主義瓦解後。儘管 1945-1989 年的共產性別平等是有的，但是當女性可以工作、上學、生產，傳統性別角色還是持續著，女性持續扮演次於男性的角色。「性別意識形態」的概念是被天主教會 2012 年針對平等政治所提出的。目的是為了轉移那些戀童醜聞的注意力，然後成立了一個天主教堂。

在這樣政治氛圍中，Karolina Piasecka 決定走向公共，揭露其故事和挑戰公眾對於這個

問題的拒絕。在錄音公開後，Rafa Piasecki 拒絕曾經毆打妻子，說自己成長在傳統家庭，基督宗教的價值，認為傳統性別角色證成家暴行為，證成自己的行為，相信傳統家庭價值，希望所謂的好妻子的實踐理性。

> Piasecki 事件的影響

Piasecki 事件變成了第一個高知名度的家暴事件。最重要的是 Piasecki 是知名的政治人物，屬於法律正義黨，推動家庭價值和恐同。這個案例對於推廣家暴的社會認知也是很有用的。總之，心裡的虐待已經被認為公共和法律制度認為是暴力的一種，雖然 Piasecki 的行為是極端的，但是許多女性發現這樣的行為在她們自己的家庭也層出不窮，但是不承認那是變態和不可接受的。

這個案例在媒體上（獨立媒體和社會媒體）激起了辯論，公眾回應去幫助家暴受害者的失敗是主題。這也讓強大的去發聲的社會禁忌斷裂了，Piasecka 解釋其訴諸公眾的決定逝去幫助其他受害的女性，鼓勵她們去離開不正常的關係，顯示家暴不是下層階級的家庭的特有現象。

> 不是偶發事件：家暴和法律

「這個案例讓禁止發聲的傳統斷了。」

正義黨

雖然 Piasecka 案例並沒有造成政治風暴，但是真正的政治影響才剛要開始。儘管 Piasecka 於 2017 年 5 月被法律正義黨驅逐出黨並被控告，該黨的政治人物繼續忽視問題。該黨的發言人 Beata Mazurek 說過度家暴是不可接受的，這個說法好像說有一種家暴是適度的、可接受的。該黨其他人譴責家暴，但是也說家庭劇情也被用在政治鬥爭裡面。Piasecka 案例不是地一個，也不是法律正義黨第一個毒打施暴自己妻子的人。2016 年的 ukasz Zbonikowski 就被妻子控告家暴，但是公眾沒有太注意這個案子。2017 年的另外一位國會議員 Waldemar Bonkowski 也被妻子指控家暴、虐待、威脅、心理虐待等，但是他都用妻子心裡有問題來回應。當一個極端保守、傳統、基督宗教的政黨輕視那些該情境的衝突和容忍施暴者，其言論是對道德優越感和正當性去統治國家是有所影響的，這也揭露了政治冷感，而保守派和右派政治是父權的。

雖然遏止家暴的法律從 2005 年開始就存在了，家暴還是在許多的家庭論述中被正當化。法律與正義黨並沒有正當化家暴，但是透過法律系統和官方言論，其助長了傳統父權

家庭的結構和女性被須被限制在私領域的結構。

在對於 Piasecka 事件成功地讓大眾有更廣大的社會認知，對於執政黨的家暴態度，以及其他公開反女性政治（像是生育權），這些都可能在長期讓執政黨有所傷害，甚至挑戰其父權狹隘的意識形態。這個案例顯示了需要社會學家去檢視和批判家庭結構裡錯誤的界線，以及公與私之間的連結。■

來信寄給 Magdalena Grzyb
<magdalenaagrzyb@gmail.com>

> 邁向零暴力？

Sylvia Walby,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性別研究組長,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國, ISA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RC02)委員和會長(2006-2010)



百萬女性遊行，London，2014。

聯合國的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 (SDG) 其中的目標 16.1：「顯著減少各種形式的暴力和死亡率。」而目標 5.2 則是：「中止任何針對女性或女孩的暴力。」

這些是烏托邦理想嗎？而世界正往反方向走去嗎？上述的是一個世界的願景，是一個多國家、國際、全球公民社會的藍圖。而去發展知識基礎去建構藍圖是社會學的任務之一。

這個看法的實現需要建立一個關於改變的理論。這需要一個暴力和性別在社會中的理論，也需要好的概念化和測量方法去研究暴力。

> 什麼增加或是減少了暴力？

經濟發展是原因之一嗎？暴力發生率似乎在經濟不好的地區比較高。而性別平等也讓女性比較可以免於暴力。而性別平等如何提昇？經濟發展或許不會帶來性別平等，也有賴於是否是新自由主義或是社會民主的改革。

針對性介入和支持服務的影響力為何？女性主義提出多重介入，像是收容所，援助專線，專業顧問，法庭等。服務的增加也會有更少的暴力，因為這些讓受害者和潛在受害者有了面對暴力

的韌性，但是這些服務很貴，並且也連結到了更廣泛的性別不平等中。

刑法體制重要嗎？法律的改變去把針對女性的暴力罪行化已經是世界趨勢，但是女性遭受的暴力並沒有減少。

民主重要嗎？我在我的著作《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ies》中發現女性被害率再有高比率女性國會的國家中是比較低的，性別化的民主深度是有影像的，因為之間有反相關。性別化的政治平等也很重要，不僅僅是性別化的經濟平等重要而已。

最近的金融和經濟危機

集中在全球北方導致了性別經濟不平等的增加以及摺節政治減少了福利措施。潛在上這個時期是一個測試高性別不平等和摺節，以及縮水的社會福利會增加性別暴力。

要研究這些理論，那就必須知道暴力是增加還是遞減，以及暴力發生率如何因地點或社會團體而改變。這需要好的冊量方法，考慮性別因素，但我們還是缺乏這點。

► 如何測量暴力？

測量方法很重要。儘管公民社會中的活動，對女性的暴力是在官方統計中很難看到的。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新的國際統計的犯罪分類並沒有把犯罪的性別分類納入，把性別當作次要和可有可無的選項。此外，多數性別暴力的受害者並沒有報案。犯罪統計調查也已經著手處理這個問題，暴力受害者更可能回答調查，比較不會報案。雖然受害者的性別是有被統計的，但是重複性的暴力事件並沒有被納入，若有，也沒有完全被計算。

歷史上，多數國家的犯罪統計調查，包括美國和英國，都有設定一個犯罪事件的上限數量。這開啟了統計理的性別偏見。我們(Jude Towers, Brian Francis, 我)重新審視了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犯罪調查數據，我們發現若把上限移除，把所有的犯罪都納入，那犯罪率其實上升 60%，針對的女性暴力數量上升 70%，家暴也多了

70%。

使用這個新的測量，Walby, Towers, 和 Francis 發現暴力犯罪在 2008 年的經濟危機之後，於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數量上升了。對女性的暴力也上升，但是對男性的沒有。這也連結的家暴的增加，不成比例地都是針對女性，這些改變在舊的方法下是看不見的，因為舊方法不成比例地減少了犯罪的重複性。當累犯的犯罪事件(不成比例針對女性)被看見了，那暴力犯罪的增加也被測量到了。當老舊的方法系統性地低估暴力事件的累犯，那暴力數量是沒有增加的。而這樣的改變是無法在沒有納入性別面向的前提下被理解的。這些英國的發現支持了連結經濟和暴力，以及這被性別化的連結的理論。

發展一個強韌的測量指標去比較不同時間、地點、團體的暴力犯罪率需要一個一致的暴力定義和測量方法。有兩個相反的取徑(在SDG 的 16 和 5)，但是兩者中沒有任何一個系統性的納入性別。一個取徑收集暴力的資料，但是沒有女性或男性受害者的資訊。另外一個只收集針對女性的暴力數量。現在是時候去納入性別面向了(受害者性別、施暴者性別，施暴者和受害者關係，關係中是否有性的成份)。我們最近的工作是和十幾位學者組成團隊，提供了一個新的測量架構去測量犯罪，可以支持這樣的發展，讓比較研究更可能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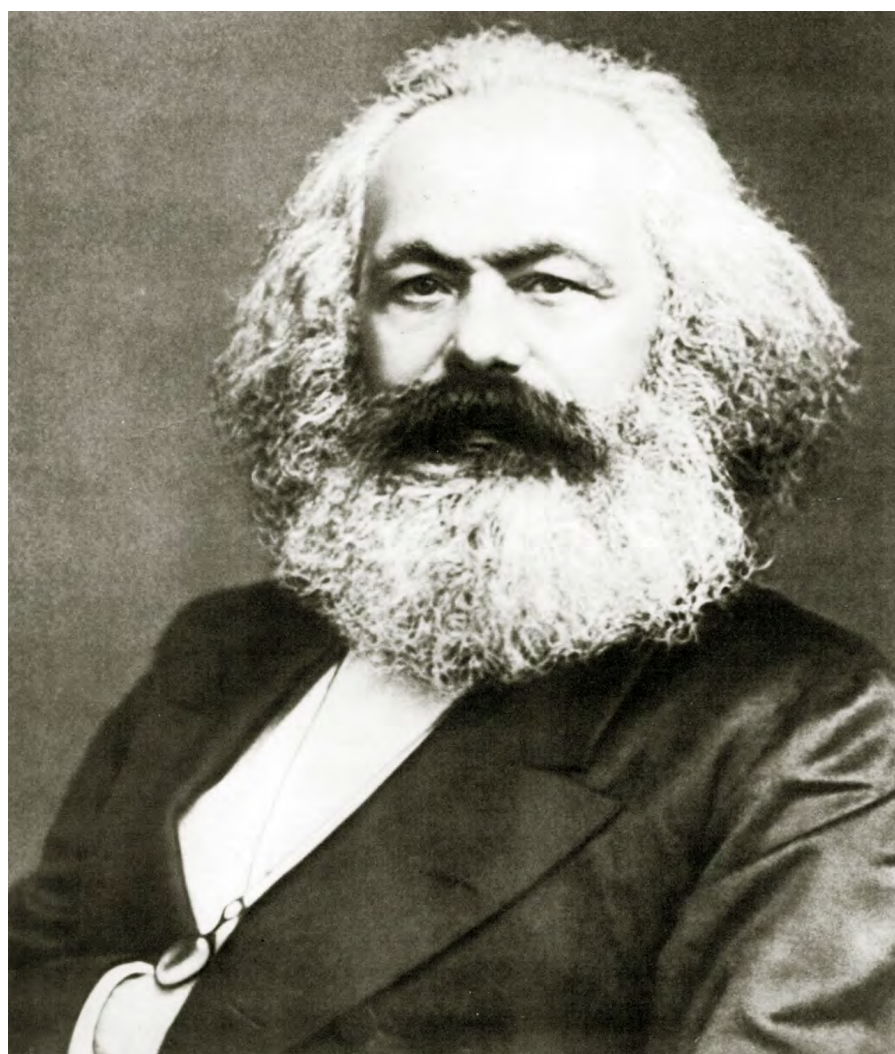
► 針對女性暴力的危機

在英國的危機從金融上升到經濟，然後再到財政和摺節。現在的危機是暴力。暴力的增加不是普遍性的，而是針對女性。而且熟識者之間的暴力更常見累犯。經濟危機也是性別化的，財政影響也是，暴力也是。

新的批判社會科學要挑戰安全的意義，而把對女性的暴力納入安全意義的考慮是重要的。這意味著把暴力考慮到社會學理論中並且審視測量方法論。這是一種公共導向的社會學，也是一種社會學可以貢獻於永續發展目標去減少暴力的方法。■

來信寄給 Sylvia Walby
<s.walby@lancaster.ac.uk>

> 馬克思200年 冥誕



Karl Marx 於1875年。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

在世界的某些地方，2008-9年的金融危機已經導致了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再次提起興趣。特別是其《資本論》似乎對於理解資本主義發展和當泰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影響，像是社會不平等的全球興起、失業、不穩定就業、貧窮、生態浩劫等，很有幫助。但是當這些重要問題讓社會學家和媒體或是社會大眾重新發現了馬克思資本主義分析，其理論仍然是被爭論的，而且對於馬克思的研究相當多，遍布全球。馬克思的200年誕辰讓《全球對話》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去反司馬克思，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社會學。這個論壇從討論其哲學根源開始，然後邁向討論如何使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義和反思，以及其不足之處。透過馬克思，我們討論了勞動、國家、法律、社會不平等的議題。■

> 馬克思和社會學， 2018

G. M. Tamá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匈牙利



馬克思雕像在Karlovy Vary，捷克。

韋伯在《General Economic History》(1919-20) 中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整全的系統，可以滿足西方的每一個人的需求，其前提是資本的理性計算（記帳）最為規範，適用於所有領域，特別是 1) 所有的生產工具都必須在資本企業中被獨立分配為自由可丟棄的財產。2) 存在著沒有「非理性」的自由市場。3) 也存在理性的需要，就是透過可計算、機械化的科技去生產、交易、運輸。4) 必須存在理性的法律系統，課預測和透明的。5) 自由的勞動必須可得，也就是人必須法律上被賦予去出賣其勞動力，並且要在市場上被交易，透過經濟計算而被迫執行。

Marcel Mauss(在 1901 年和 Paul Fauconnet 所寫得百科全書文章中) 類似地認為，沒有人可以發明一種社會生活是外在於心智的。像是信用、利息、工資、交換、貨幣等。即使是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勤儉、繁榮、奢侈、冒險、害怕、努力、「企業精神」等都不是完全主觀的，但是總之「客觀」的貨品作為「社會文化」

的結果，其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系統特質。

這些當代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反對（或是馬克思本尊），這和社會學作為和馬克思主義有著千絲萬縷連結的學科來說，是不一樣的。

> 「布爾喬亞」或是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社會分析？

什麼是布爾喬亞社會學（以及社會科學到政治哲學的所有分支）？什麼解釋了這個啟蒙以來和形上學以及神學格格不入的知識體？

簡單說，啟蒙從亞里斯多德、奧古斯丁、托馬斯來轉向了，從客體性到物質主體性，其意志的主宰作為自由的原則。在法國，這被稱為道德和政治的科學，就是最終的康德的對於古老教條的批判，這教條宰制了「西方」（包括拜占庭，猶太教，伊斯蘭教）思想和希臘思想。

史賓諾沙和康德的道德哲學，不論有多麼不一樣，都承認了人類是自然的存有，是會被因果機制所影響的，而其心智被熱情和 *conatus sese conservandi*——在道德選擇中是自由的，但是對於完全、客觀、中壢、整合的知識和理解來說，是無能為力的，因為阻礙是邏輯的和心理學的。若是神的知識是主觀的，也就是信仰的福音，那麼道德科學是受限於主觀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的共同點或許是，知識和自由的準則是主體性，可以被理性檢視，而後者最終被邏輯和數學所形塑。

被隱藏的信念是，所謂的「實在」是直覺上可得的，所以可以被理性檢視和對話性解釋，也就是去顯示其矛盾。

黑格爾的歷史角色是去顯示什麼被認為是主觀的。主觀「精神」實際上是客觀的。然後心智開啟了概念（而非從外在世界演繹來的），康德描述的不是我們所謂的主觀性，並被認識論的限制所侷限了，或是被認為無知的，但是，相反的是，那是知識和自由的源頭（實質或是抽象）。

若把事情複雜化一些，黑格爾也提出，客觀性以兩種面貌出現：「客觀精神」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制度」，也是正向性；「錯誤客

觀性」(簡單說,沒有自由的理性)以及「絕對精神」(理性作為自由:哲學)。

就是這個「客觀精神」讓社會學祖師涂爾幹稱為「社會」。換句話說,人類世界是完全不同於人類意象,選擇,慾望等等的。那是一個結構產生重複和永遠結果的世界。人類的期待反性和表達了制度結構,而不是融合之。這些結構被稱為「事實」,其改變是不可預期的,導因於不可見的組合和外部的事件。

馬克思從黑格爾出發,也回到康德,經驗和超驗的二元性不斷出現,什麼事「事實」,「結構」,或是「事物」只是表徵,其主體是被藏起來的,最有名的就是勞動(人類生產活動)是隱藏在價值背後的(資本過程的引導原則)。勞動也在拜物的商品下去體化。那不是事物,而是人類主體活動。

事物,制度的「客觀精神」是一個表面,因此整個社護的制度邏輯(經濟、國家、公民社會不在分立)也是個表面。但是從客體和主體的觀點來說,勞動是分裂的: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並不一樣。不論什麼直接發生,那都是個幻象,真正的本質是藏匿起來的(資本主義的假面是戴上了客體的配件)。其應該被揭露(概念上被消滅並透過理論(批判政治經濟、哲學、等等)以為了去重新捕捉主體人類活動的自然本質,在這裡需求是不被價值所統治的。

從古典的社會學觀點來看,主要的點在於:「絕對精神」如何導引了「客觀精神」,也就是說,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是什麼的價值的結果?又,階級的源頭、歷史、功能又是什麼?因為社會學把人類群體看成是「事物」(永存或至少是持續的抽象物),所以會對人類群體怎麼被形塑和分配、和國家的關係、意象的社會政治變遷等感興趣。

➤ 馬克思主義觀點：階級和剝削

馬克思可說是不回應的。在和早期的共產黨宣言有所矛盾的情況下,其後來的追隨者「西方馬克思主義」並不認為資本主義的前後有階級的存在。(階級是歷史的)階級是個價值和資本的次要現象,「階級文化」,「階級生活格調」,「階級組織」則又是該次要現象的次要現象。

對於馬克思唯一重要的階級是無產階級,用黑格爾的方式來說,是被建構的且不是社會的一部分(自為階級?)。這是對於這個階級的拒絕,並且是在布爾喬亞社會科學的範疇之外的(經濟、政治),社會科學預設了共享人性的

人的互動,但是實體化並不允許這個。

因為是無產階級的主要活動讓其實體化,所以這是不是階級之間的互動,而是資本的特質。剝削不是什麼布爾喬亞故意在做的事情,剩餘價值是被用來積累資本的,不是去傷害勞工的。剝削不是一個任何國家可以控制或是修改的,所以這不是個「政治問題」。這不是不平等的問題。

不平等是個社會學問題,但是剝削卻不是。轉變實體化,商品拜物,剝削到不平等,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是荒謬的(轉變成「政治問題」希望可以逐漸解決)。這是為什麼社會學的問題不能被馬克思主義回答,反之亦然。



來信寄給 G. M. Tamás <gmtamas@gmail.com>

> 超越資本主義 的馬克思傳統 愈益相關

Erik Olin Wrigh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美國



馬克思200年冥誕中找尋答案。Marco Gomes 攝影，São Paulo, 巴西。

沒有任何的思想比馬克思主義要更能解是資本主義如何邁向自我毀滅是導因於內在的矛盾的，這些動態同時也開啟了建立另一個繁榮社會的結構可能。這個論證的第一個部份包括了一個很強的預測，就是對於資本主義宿命的預測：長期來說，資本主義無法永續，社會秩序瓦解，不可避免走向毀滅。第二個部份比要沒有那麼強，就是資本主義的動態毀滅資本主義本身是開啟了新的歷史契機（特別是因為生產力量和人類生產能力的發展）和集體能動性，就是工人階級，這個階級可以利用歷史的機會去建構一個解放的另一個世界，手段就是革命。不論這個是否會實現有賴於很多其他過程的配合，像是革命意識形態的傳播，強健社會團結的浮現，政治組織和鬥爭的形式的發展，等等。整體來說，這個理論體

現了決定性和非決定性的對於超越資本主義的宣稱與精神。

這個決定性和非決定性的二元性宣稱就是讓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政治運動來說如此吸引人的地方。非決定性的元素證明了集體能動性的重要性，也證明了個體加入鬥爭去建構新世界的意願。而決定性的元素給了樂觀主義堅強的理由，即使革命路上充滿阻礙，讓人膽怯，但是反資本主義的力量相信歷史在我們這一邊，而且最後革命終究成功。

我現在活在一個和馬克思所處的非常不同的世界。有些馬克思的預測是完全準確的，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了全球系統，遍布世界的角落。生產的力量變發展得很令人驚訝，資本主義市場也深深地穿透了社會生活的許多面相，嚴重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持續現象。但是

>>

其他的預測，雖然沒對於超越資本主義來說很重要，但是沒有實現，像是工人階級沒有團結，反而越來越分裂，讓反資本主義的運動所需的團結沒有成型。資本主義也被證明越來越頑強，有新的積累的形式。資本主國家也更有彈性，更吸收人民的需要，也很有效率的回應需要。最後，那些試圖建立另外一個世界的努力的社會革命的悲劇歷史也讓馬克思主義的樂觀主義受到影響，樂觀主義對於建設另一個世界是很重要的。

在 21 世紀，我們不再能看到「資本主義的運動定律」作為不可避免的毀滅了資本主義自身，並且自動開創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道路。但這並不是說馬克思主義傳統不在相關了。特別的是說，還有四個重要的假設仍然對於建構一個另外的世界是重要的：

1. 資本主義阻礙了人類繁榮的實現。最直接指標就是即使現在高度發展了，還是有許多持續的貧窮問題。而資本主義的危害遠超出物質的剝削，還延伸到其他領域，像是平等，民主、自由，社群。而這些資本主義的危害根源於階級結構，階級關係開啟了這些危害，透過剝削、宰制。而經濟權力轉變到政治權力、毀滅的競爭形式、市場的擴張、侵蝕了社群和互惠。許多的研究都指出了這些資本主義的危害。

2. 資本主義的動態是有內在矛盾的。資本主義不可能達到穩定的均衡，讓所有的東西都被整合到功能系統裡面。即使沒有內在的矛盾讓其無法持續，其也會不斷開啟新的可能性讓轉型鬥爭不斷出現。

3.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或許馬克思傳統最基本的主張是一個解放的世界，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因為資產階級控制了生產和投資，這要被激進的經濟民主所取代。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改變從批判資本主義到解放的社會科學。去說一個解放世界是可能的，就是說這個世界不僅僅可以想像，還可以被實踐，還可以被可望的，可行的，可達成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就是主張激進經濟民主會完全體現解放的價值，而且一旦建立了，是永續的，而且有可信的歷史情境讓一切可以達成。

4. 轉型需要建設的階級鬥爭，而非只是抵抗。要把資本主義轉型成經濟民主需要集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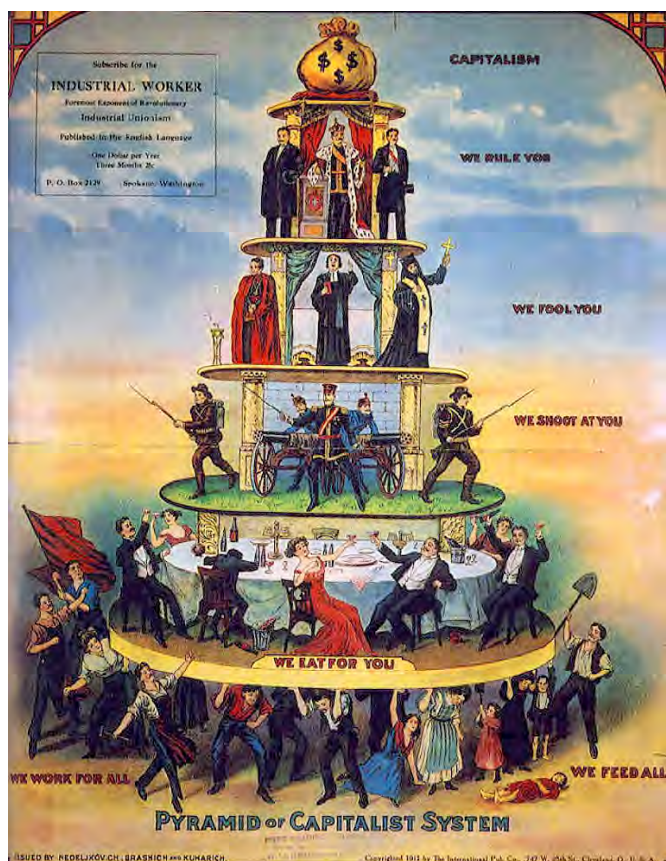
行動和由下而上的動員，雖然精英的聯盟是重要的，但是社會轉型的解放不能只靠精英。解放的轉型需要更比只是反對資本主義更多的鬥爭，需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制度，這個制度要體現解放的偉大理想。在馬克主義原本的理論中，建設的轉型是被認為主要發生在資本主義的革命斷裂之後，工人階級一旦掌權，就可以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了。在 21 世紀，這不再是個可信的策略了。若是激進經濟民主是超越資本主義的未來，那麼要在既存的社會中去建立民主制度還是被資本主義所宰制。

這四個假設是 21 世紀解放社會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中不斷前進的發展的核心。■

來信寄給 Erik Olin Wright <wright@ssc.wisc.edu>

> 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Alexandra Scheele, University of Bielefeld, 德國，Stefanie Wöh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BFI Vienna, 奧地利



金字塔資本主義系統

近年來德國興起了一股「馬克思復興」的熱潮，大家認為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和金融危機的看法是對的。大家都解釋，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顯示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勝利，也帶來的社會動亂，生態危機，自我毀滅的經濟體系。因此馬克思主義復興了。

> 縮小在馬克思主義復興中的女性主義差距

然而，更新的對於馬克思和其對於政治經濟的批判的興趣並沒有參照女性主義對於馬克思的批判。這些女性主義分析從來沒有變成左翼對於馬克思主義討論的素材，因為女性主義不在這場辯論的任何一方。一方面，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想要發展一個批判的角度去理解

社會問題然後又不和性別脫節。這個角度分析了資本剝削和全球的生命毀滅。這個角度不僅分析了權力和宰制作為積累的機制的過程，也指出了父權的基礎。另一方面，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視角也對於之前和現今的馬克思主義接受程度抱持批判立場，馬克思主義聲稱要改變不平等和剝削，但是鮮少承認性別關係是這個的核心議題。此外，生產和再生產的分開，以及勞動的性別分工，其馬克思是有提及的，也沒有在馬克思主義分析內出現。

> 女性主義立場

這個雙重的批判也仍然存在於馬克思的200年冥誕：父權和資本主義的關係為何？什麼樣的程度上資本主義模式的生產不是性別系統，而是種族系統？文化象徵的壓制形式怎麼和其他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壓迫互動？以下我們總結這些辯論的重點。

> 生產和再生產

在生產和再生產之間的關係仍然是女性主義辯論的核心。女性仍然做多數的無償勞動，像是家務和照顧工作。把性別的勞動分工歸類作為勞動的自然分工遮蔽了這個其實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組成部分，從來沒有被貶值過。全球的勞動分工和對於勞動和自然資源的剝削也是女性主義辯論中的核心之一。後殖民和社會的女性主義批判強調全球壓迫和剝削，以及全球南方的受宰制女性，並且批判其被整合到全球生產和照顧鍊之中。此外，代理孕母不但被認為世新的再生產科技，也形成新的剝削和勞動分工。這個脈絡下，女性主義的觀點也分析了國家怎麼維持了這樣的權力關係，特別是在工作和性的場域，以及社會再生產的結構條件。其指出了一項事實：社會再生產必須在全球化的脈絡下被觀看，其緊密地和全球市場、金融、遷徙等交織。因此，全球經濟危機和金融化過程影響了社會再生產服務的提供的條件。例如，當家庭失去了社會基礎或是必須被迫遷徙，像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這就發生了。



女性的工會。Kheel Center攝影，Cornell University。

我們同意 Nancy Fraser，預設資本主義的危機基本上決定了三個未解的問題：第一，生產和再生產勞動的關係。第二，自然的剝削。第三，全球資本主義中的國家權力。除了這些關於國家能力的轉變的衝突之外，資本主義中主體化的意識形態面向也是酷兒女性主義分析的相關主題。在這個賣落下，社會在生產如何以及是否可被概念化成異性戀霸權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

＞替代和持續的挑戰

爭議的問題仍然持續：替代的世界怎麼被發展？誰是或將會是「革命的主題」（除非揚棄這個概念）？而解放的潛能從哪邊來？例如，我們值得去考慮是否馬克思主義中的概念還是用於理解當代問題。像是 Ingrid Kurz-Scherf 建議的，我們或許需要一個更貼近的資本主義理解，以及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學知識，然後才可以去非商品化的工作領域被看見？最後這些在資本主義之外的領域有可能帶來環境和勞動的剝削的終結。「照顧革命」的取徑由 Gabriele Winker 所追求，這強調了照顧領域的集體組織，移除資本邏輯和剷除有償和無償勞動的分隔。

後殖民和女性主義觀點進一步要求更整全的主體觀點，因為白人、西方、男性的階級主體是馬克思的重點，但這個已經不再有轉變的能力。

＞學術的新自由主義和批判

然而，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批判知識的生產條件和女性主義的批判已經變得更加困難。新自由主義個體化的過程中，對於各種主體作為轉變的集體意志的看法越來越被質疑。

大學中，女性主義繼續要處理男性中心主義，但是一直被可用性和可獲利性的判準所檢視。

在這個背景下，挑戰是去發展一個女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多元的批判會同時也是邊緣化的來源。我們可以從學術和左派對於馬克思的接受發現，因為他們沒有對於男性中心的預設進行反省。■

來信寄給

Alexandra Scheele <alexandra.scheele@uni-bielefeld.de>

Stefanie Wöhl <stefanie.woehl@fh-vie.ac.at>

> 馬克思和國家

Bob Jessop,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國

馬克思沒有一個整全性對於國家的批判，沒有把國家看成是階級宰制的一部分，或是政治過程中的國家權力行使。此外，雖然其作品是政治和理論的，其沒有提供一個延伸或是一致的分析主題，像是政黨作為組織，民族，民族主義，民族國家，革命策略，包括議會通往社會主義道路的範圍，無產階級獨裁的形式，以及國家如何可能消失。

這不代表馬克思（或是其一生的合作者恩格斯）忽略了這個議題。相反的，他們從許多方面研究了國家。包括了類比於馬克思對於古典和通俗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的政治理論。包括了對於發展、變遷結構、階級特性等的歷史分析。特定政治時期或是件的分析。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式的分析。也分析了前資本主義或是當代社會的階級基礎生產模式，超越了歐洲和北美的範圍。更策略地，政治地啟發解釋那些可以形塑於勞動運動中的政治辯論的變遷點。其分析也延伸到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殖民主義，國際關係平衡，戰爭和和平的政治？

為了簡化之，我們可以指出三個馬克思對於國家解釋。一個宣傳式的解讀是把國家當作階級統治的工具，然後形式經濟宰制的權力，維持經濟剝削和政治控制。這個看法是惡名昭彰的，但是有著立即的宣傳和策略影響，在《共產黨宣言》中，其宣稱了統治機器是致力於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是的。除了這個宣傳價值，

在歐洲和北美的有限選舉權的前提之下，這個看法也是有意義的。選舉權的 1870 年代的擴張會讓整個事情變得複雜，讓議會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放上議程。更歷史的讀法是把國家看作一個自主的實體，可以管制階級鬥爭或是操作政治階層的私有利益。這個看法很有名，也很有啟發性，看以在馬克思對於 1850 年代路易波拿巴法國的分析可以看到。的確，馬克思曾經說波拿巴建立了一個羅馬國家，其軍隊由波拿巴三世控制，然後代表自己，反對社會而非代表社會。有些評論者提出認為第一個看法典型化了階級鬥爭的正常時代，以及後來的例外時代的階級鬥爭是停滯的或是受到社會威脅的。這個看法採取或是不當採取了嚴肅的態度去看待宣傳的論證，但是這是需要歷史分析的輔助的。

問題是這個建議可以被看成是一個第三種的閱讀方式，其根植於馬克思早期對於黑格爾的批判，馬克思重塑之，並且在對於 1871 年巴黎公社的文章中重新清楚闡明。這裡，國家是一個政治組織的異化形式，奠基在統治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分隔上。這個分隔以不同的階級生產形式、資本主義發展不同階段，以資本主義形成的不同方式出現。然而，像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1871) 中說的，國家權力是「總是維持秩序的權力，就是現存的社會秩序，因此而有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從屬和宰制」。

可是，就像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論證的，主權和政治宰制的形式是連結到剝削的形式的，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中，這包括了主權國家對於人口的控制，不是直接的宰制階級的統治。這個國家形式是可能的，因為剝削是透過正式的勞動市場的自由交換的中介（儘管在勞動過程中的絕對權力控制）讓階級透過由超經濟強制和義務社會連帶中而來的生產自由而被決定。這讓經濟和政治的剝削與宰制的制度分化得以可能，然後伴隨在憲法國家的限制下的經濟階級鬥爭，市場關係，政治階級鬥爭。

然而，這是一個脆弱的關係，並且依賴於一個特定階級妥協的制度化。的確，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馬克思指出了一個民主中的整全的矛盾。雖然這產生了普遍選舉權，帶給了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及社會奴役的狀態被永久化了，也鞏固的資產階級的社會權力，透過保證私有財產。政治穩定性需要被宰制階級不要試圖從政治解放邁向社會解放，然後布爾喬亞不應該堅持政治復甦。而制度對於經濟和政治的分隔以及矛盾也解釋了馬克思鮮少訴諸於直接經濟的論證去解釋政治體制的發展或是特定政策的內容。因為這些依賴於特定的政治鬥爭動代而非立即的經濟環境。因此，雖然馬克思研究經濟，危機，矛盾，其更具體的分析也仔細地考慮了國家形式，政治體制，政治論述，政治力量的平衡，等等。

馬克思的第二和第三個取徑是相互一致

的，而且是對於今日的政治分析最有用的。可見的是，我們須要更長的一篇文章去討論具體案例和馬克思對於全球市場整合的討論。但是我想前述已經足夠顯示如何去增進馬克思的分析了。■

來信寄給 Bob Jessop <b.jessop@lancaster.ac.uk>

> 資本主義的Landnahme 研究法律的新馬克思主義取徑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UERJ), 巴西



原著(水彩畫在20 x 30的版上，2011)，Filipino painter Boy Dominguez. “Green Grabbing”, JPS Special Issue 39(2), April 2012. James Fairhead, Melissa Leach和Ian Scoones編輯。

> 馬克思主義和法律

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點很多是以 Evgeny B. Pashukanis 對於法律形式的批評。其起始點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性取得價執行是，所以具體勞動是透過商品交換的方式去實現。這預設自主和平等的商品持有者意志。這樣的意志只有以法律形式存在。法律形式因此開啟了一種介於不同具體勞動之間的抽象平等，讓自我生產的不平等產生。法律因此取得了拜物的特質。

傳統上對於法律形式的批判是分析法律的結構，但只有在金錢被轉換到資本和剩餘價值的時候。這解釋了為什麼宰制獲取了抽象宰制的形式，對於生產者的勞動的立即挪用如何變得不可見，以及在不平等與平等之間如何交換。但是資本主義會自己簡化成這個循環模式嗎？

> 積累和 Landnahme

資本為了繼續成為資本，那就必須總是被賦予價值。這需要比必要更多的勞動，生產剩餘價值和資本。這個無窮盡的過程必須處理可能的讓創造的價值實現的社會條件。然後就會有過度積累，這會傷害獲利。這個階段中，資本必須掌握其他的社會空間去讓剩餘價值流動，開啟新的價值府與的循環。這些動態不會和等值交換的原則相應，但是會和掌控這些因賦予價值而生的空間所需之能力相應。這是一個繼續的原始積累形式。

馬克思的作品中，原始積累被理解城市資本主義生產的起始點。其過把生產者從生產工具中分離開來，導致了對社會團體的暴力取得，也造成人們可以自由販賣勞動力。羅莎盧森堡任為這是一個資本主義自身發展的因素，只有剩餘價值得很有限的部份可以在生產地區被挪用，系統必須總是轉向外界的非資本主義去實現其運轉。這樣的過程透過明顯的暴力而成為特徵，大衛哈維更進一步分析資本如何克服過度積累的危機，並透過剝奪而積累。從這個觀點來說 Klaus Dörre 發展出了一個 Landnahme 理論：資本擴張作為永遠和暴力的商品化，這是對於上外商品化的外界所進行的商品化。

在 Landnahme 階段，法律有不同的特徵，這是如同 Pashukanis 所言的。而盧森堡也說在相等價值的交換中，「和平、財產、平等，作為形式、規則」。這意味著「他人財產挪用轉變成財產權，剝削轉變成商品交換，階級宰制變成平等。」此外，在非資本主義空間中的奪取，盧森堡認為「殖民的政策、國際貸款系統、私人利益政策和戰爭規則，這些就是暴力、作假、壓迫變得重要的地方」。總之，法律運作成是種合法暴力和表達對於不平等的診斷。

Landnahme 因此透過國家發展而去激起把既有財產關係進行暴力轉變的。這個模型是法律改革的結果，這目的世代換集體和共同的財產關係為私有關係。

此外，Landnahme 隱含著空間的再結構：地方人口被驅逐，一旦被趕出其共同公共空間就成為了「自由」的工資勞動者，也要被規訓適應到生產鍊中的新角色。因此，除了共同空

>>

間的奪取，法律讓被剝削者的控制更容易。

►Landnahme 和法律

社會法律的 Landnahme 的再生產有三個階段：

1) 法律他者化

法律的他者化是個象徵過程，反應了論述對於非資本主義外在世界的特徵化為篇成漢次等的他者。主要工具是人權。

人權的普世特質預設了人性的內在價值的存在，認為所有人應該被平等對待，法律的保障因此是普世的。所以，若個人有人性，但是行動是可以違反人性的，那人權的責任就是去對抗偏差。這是一個正義判準的前提，被用來判斷社會實踐。

在全球資本主義下，這個開方建造了一個空間的階層，一方面，文明的空見有著現代的理性化。另一方面，則是不正義或是非理性的規範。但是這個區別反映了事實上現存的力關係。這個意義上，正義的判準是統治階級的世界觀的普世化。這些人使用去強加特定的利益。人道的論述因此變成一個外在介入和殖民的推動器。

2) 私有化的法律工具

一旦外界世界被特徵化成他者，商品化則發生。為了推動這個過程，法律發展出了一種攻去讓公共、集體、共同的財產轉變成私人的。這些工具讓去管制化、私有化、開放給全球市場更加容易。他們在不同的制度設計中出現，財產的販賣，公司出售、地區出售等。公與私的夥伴關係。財產或是公共服務管理轉換到私人公司。這些設計都是以法律小偷的方式出現，其中國家在效用推動的正當化下，把人從土地上移走，重構土地以獲取價值。

3) 刑法的使用

在分析「血腥的立法」時，馬克思描述了刑法的使用是一種把農民從其土地奪取而來的平行。當農民被驅趕出來變成自由販賣勞動的人，他們沒有被完全吸收進到工業記中。農民透過其他實踐社會化，沒有對應到新的勞動和生活方式。他們被強迫要調整到新的環境的規訓，這是透過強制性的立法反對流浪人。

這個刑法的運作模式重複了 Landnahme 的

過程。法律技術通常被用去讓空間的私有化和集體與社群或地方人口的破口，也就是讓他們可以自由販賣勞動力。一旦人自由了，刑法就被用來規訓勞動力，在現在的脈絡下，這意味著規訓不穩定和彈性的工作關係。透過貧窮的罪行化方式，強迫人去進入不穩定的工資勞動系統中。

► 結論

社會法律的資本主義再生產有兩個交纏的觀點。在相等循環的交換中，法律以抽象絀等和自由的形式運作，這連結到了商品拜物教。在資本主義的擴張循環，法律成為了合法暴力，也就是上述的三個階段。考慮相等循環的交換會形成過度積累，其總是達到了臨界點，需要新的奪取但是非商品化外界世界的驅動。因此，社會法律的資本主義再生產邊緣化了，透過持續的在拜物法律形式和合法暴力之間的異化而成為可能。■

來信寄給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guilherme.leite@uerj.br>

> 印度的馬克思和社會學

Satish Deshpande, University of Delhi, 印度

大概從 20 世紀中期開始，西方的學院馬克思主義比政治馬克思主義還顯著。但是世界上的多數國家（不僅僅是蘇聯和東歐），馬克思作為政治意識形態是比學術還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討論非西方的馬克思和社會學時，放到更廣大的脈絡是很重要的。

印度共產黨 (CPI) 成立於 1920 和 1925 之間，在 1952，1957，1962 的選舉是印度第二大政黨，不過事實上他比第一大黨印度民族議會黨的 360 多席還要多 30 席。可是，CPI 是全世界第一個透過民主選舉組成政府的共產黨，在南方的 Kerala 省（現有 3 千 3 百萬人口）。CPI 馬克思主意者，或是 CPM (1964 年分離出去成立) 於 34 年中 (1977-2011) 的 West Bengal 省份當選執政。但是共產主義的選舉勝利在今天式微了，導因於印度政府和以中印度地區為主的地方族群的毛主義團體之間的不斷的武裝衝突，這主要發生在 Chhattisgarh (2 千 6 百萬人口)，其影響的另一個比較有限的來源是學生組織和馬克思黨派或運動的結盟。

馬克思主義也在印度的學術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影響在歷史、經濟學、政治學中的比社會學還大。社會學中有三位學者讓馬克思主義特別重要，三人都擔任過印度社會學會的會長。《》

最早的是 Dhurjati Prasad Mukerji (1894-1961)，其是非常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於 Lucknow University 的經濟系和社會系任教 (1922-1954)，Mukerji 主要對於馬克思主義

方法有興趣，也是其《On Indian History: A Study in Method》(1945) 一書的主題，他自稱是「馬克思學家」(Marxologist) 而非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對馬克思主義有所保留，其教條主義傾向會讓這個取徑無法分析印度的脈絡。

第二位 Akshay Ramanlal Desai (1915-1994)，其是被認為對於印度馬克思社會學發展最有貢獻的人。其很晚才進入學界，一開始他替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組織工作，其 Bombay University 社會學博士論文在 1948 年出版，名為《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Indian Nationalism》。其仍然是經典，因為再刷 12 次，再版 6 次，有許多印度使用的語言的翻譯。該書使用「唯物主義史觀」去連結被殖民主義驅動的經濟轉型和最後導致民族主義興起的政治與社會文化的變遷。Desai 的論證是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在殖民時期就開始，並且和 CPI 與 CPM 的政黨軸線是相對的，而政黨選稱印度社會還是半封建社會。除了民族主義，其也發表對於農民鬥爭、人權、國家對人權的侵害的書籍。Desai 在 1951 年加入了 Bombay 的社會學系，然後直到 1969 年都擔任系主任。其貢獻在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栽培學生。

Dattatreya Narayan Dhanagare (1936-2017) 和英國的馬克思社會學家 Tom Bottomore (University of Sussex) 合作。Dhanagare 在 University of Pune 教書，其著名著作包括了《Peasant Movements in India》(1983) 和

「在世界多數地方，馬克思的影響在政治多過於學術界。」

《Populism and Power》(2015)。透過其著作和學生，Dhanagare 對於印度的階級分析有著重要的貢獻。

馬克思主義觀點在歷史（是主流觀點）和經濟學（是重要的一派）中越來越重要。國際上，著名的馬克主義研究在這些學科中也可以從所謂的「生產形式的辯論」還有賤民研究學派中找到。

從 1960 年代晚期到 1980 年代早期，整個世代的學者，多數是經濟學家，都從事研究印度農業的生產模式特徵，特別是殖民時代至今的時期。從 Maurice Dobb-Paul Sweezy 關於歐洲的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轉型的辯論中找到靈感，印度的生產模式辯論聚焦在封建殖民時期的農業模式轉型。其提出了定義農業資本主義的問題，也試圖去更細緻的理論化經驗現象，像是工資和家庭勞動、剩餘價值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使用，在勞資關係中的經濟強迫、生產殖民模式的可行性、還有馬克思對於形式和真正勞動被資本宰制的區分之意涵。

而賤民研究學派的學者從 1980 到 2000 早期也批評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特別是其對於印度民族主義的看法。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聚焦在精英而非賤民階

級。其以葛蘭西的理論去詮釋精英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沒有霸權的宰制」，特徵是「印度布爾喬亞代表民族的失敗」，以及賤民動員的弱點。賤民學派歷史學家強調社會和文化的歷史，還有下層的抵抗與動員。雖然這個學派被解散了，但是還是活躍在學術和知識分子界。

最後，馬克思主義是印度大學中的社會科學的必要一部分（除了經濟學）。馬克思主義今天的印度還是很重要，但是變得更擴散和混合，反應了廣大的全球趨勢。■

來信寄給 Satish Deshpande
<sdeshpande7@gmail.com>

> 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Michelle Williams¹,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ISA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 (RC02)和勞工運動研究委員會(RC44)成員



在馬克思主義裡重新思考種族和階級？

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解放和壓迫的理論啟發了無數學者、政治人物、運動者，遍佈全球，橫越 150 年，然後成為了一個知識領域。少數的知識份子和激進運動者有這樣的影響力，或許亞當史密斯、達爾文、甘地、耶穌、先知穆罕穆德、佛陀可以相提並論而已。

馬克思同時試圖理解和解釋資本主義，然後反抗和改變之。換句話說，馬克思的共現有二：(1) 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的概念工具。(2) 作為政治運動的意識形態。20 世紀充滿了馬克思主義運動、團體、國家，遍佈全球。

> 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讓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開始，其思想已經影響當代社會理論，其率先提出關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社會問題。其影響延伸到的影響延伸到主社會科學之外，包括了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媒體、哲學、人類學、國際關係、自然科學（包括了地理和資訊科學）、人文學科（藝術、文學、教育）。2008 年的經濟危機之後，主流經濟學家甚至公開承認馬克思對於資

本主義分析可以教導我們很多東西。馬克思提供了一個對於資本主義最複雜的分析，但是這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的分析而已，馬克思的概念也隱含了未來世界的想像，啟發了許多人對於 20 世紀世界的社會主義思考，也持續啟發了許多 21 世紀社會主義，例如拉美。

馬克思影響的另外一面是其對於政治運動的影響。許多 20 世紀的資本主義另外世界運動是從馬克思主義中受到啟發的。歷史上也有許多馬克思主義啟發的運動，但是不幸的許多這些實驗有著威權、壓迫、剝削、甚至種族屠殺的下場。馬克思主義的實際面向也是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歷史。今天，我們還是看到中國和越南是以「國家社會主義」的名義去邁向市場資本主義，我們不能否定或是當作這個事實不存在。

然而，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也啟發了許多社會運動，把人們團結一起。俄國革命的蘇維埃，反殖民運動，古巴和南非的團結解放運動和在安哥拉的反種族隔離運動都是如此。馬克思的遺產都多數代表了這種啟發和激發人們去思考和為後資本主義社會的鬥爭，這個世界應該更平等、公平、和平、自由，沒有各種形式

>>

的壓迫。

今天，後現代的興起和反馬克思主義對於權力、社會異化、危險、不平等、邊緣化的概念化已經讓馬克思主義重新復甦。馬克思主義的復興不僅僅是回到 19 世紀和 20 世紀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若馬克思主義要持續，其作品不能被教條性的解讀和淨化。而政治實踐要超出頑鬥主義。馬克思的遺產持續著，而我是要去不斷更新和重塑的才得以可能。就像女性主義挑戰馬克思主義一樣，理論化像是社會再生產，交錯性，多重壓迫等，我們需要讓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加入當代種族、性別、性傾向、民主解放，生態限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等的對話。

► 南非的例子

在南非，一個最大的挑戰逝去把馬克思帶到具有生產性的和種族與種族主義議題的對話中，特別是在種族隔離結束後。馬克思主義對於種族議題缺乏分析的失敗是因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傾向去把種族看成社會建構和虛假意識。種族議題不斷地在 20 世紀出現，特別是在大英帝國瓦解，俄國革命，去殖民化，以及抗爭種族隔離之後。當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去處理種族，其試圖強調種族和階級的關係，通常把種族簡化成階級，把種族主義簡化成資本積累的功能。馬克思主義者也認為種族主義分裂了工人階級而且需要透過工人階級的團結政治去挑戰之。馬克思主義把工人階級的普世認同看成比種族的特殊認同還要重要優先。

更複雜的理論分析檢視了種族和階級的交會，透過強調歷史的偶然和闡連，在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之間的關係。在南非，種族和階級之間的關係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為種族隔離的國家體系建構出一個種族為基礎的政治壓迫，並且和資本主義剝削結合，可是，儘管種族隔離結束了，種族壓迫仍然持續，資本主義也幫助惡化的種族壓迫。為了去了解這

個持續性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脈絡，以及在南非和世界其他地方，我們需要新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我相信已經開始出現。

► 結論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將只會繼續在 21 世紀愈益相關，但是前提是我們要足夠大膽去辯論、轉變、重塑其觀點。新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已經朝著方向進行了，也把後先鋒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反資本主義傳統，像是女性主義、生態主義、無政府主義、反種族主義、民主主義、本土主義等結合。這些運動不是去找一個一致的意識形態藍圖或是先鋒精英來帶領他們，而是共享一個信念，就是「另外的世界是可能的」，透過民主、平等、生態、系統性的另外的世界，並建造給一般人民。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神。■

來信寄給 Michelle Williams
<michelle.williams@wits.ac.za>

註 1：這些反省來自兩篇文章：Satgar, V. and Williams M. (2017) "Marxism and Class" in Kathleen Korgen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M. (2013) "Introduction" in Michelle Williams and Vishwas Satgar (eds.) Marxisms in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Critique & Struggle.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 馬克思和全球南方

Raju Das, York University, 加拿大, David Fasenfes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美國, ISA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出納(RC02)

馬克思是150年前歐洲的人，那是他參與政治和寫作的地方。數千頁的著作中，只有大概四百頁是討論非歐洲的社會，其中多數是從英國政策的角度去報導關於印度、中國、厄圖曼土耳其帝國。若如此，那馬克思的作品又如何和全球南方相關呢？全球南方有著世界上多數人口居住，但是也低度發展於歐洲。

若把馬克思寫作年代或是地理資本發展的問題擱著，我們想要論證一個馬克思細緻辯證的相關於全球南方的觀點。但是，首先，我們要避免兩個危險：第一，世界-區域的例外主義（絕對化南方的特殊性），以及歐洲中心的普世主義（機械性地應用馬克思主義把南方看成溫暖的歐洲或是「晚到的歐洲」）。我們拒絕宣稱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性侷限於其時空、與南方不相關。這是一個被後殖民和後現代理論家所採取的路徑，認為南方非常不同於歐洲。顯然，不是馬克思寫的任何事情都和南方有關，但是很多的確相關。

馬克思聚焦在歐洲的分析是把歐洲看成是資本主義系統紮根之處，而非認為歐洲經驗就是優越或是特殊的。我們可以安全地說，馬克思的作品在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是更被擁抱和發展的。

馬克思的想法可以被社會關係和地理區域所歸類。第一個中，其抽象的觀念是關於所有形式的階級社會的，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形式的階級社會，或是先進資本主義下的社會，都相關。第二個歸類中，雖然有些看法是針對先進資本主義的19世紀歐洲，但是若論及南方的資本主義發展，那馬克思的作品還是相關的。

馬克思觀念的整體性反應且試圖推動一個激進的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的社會變遷，包括改變社會的根深蒂固偏見，歧視女性和弱勢種族。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學考慮的是經濟、國家、文化、生態轉型，包括了關於革命性的政治實踐觀點。

馬克思強調生活的物質性，這是和南方有關的，因為南方社會的物質需求通常沒有被滿足。其辯證的唯物觀讓我們可以看見南方的物質問題，包括缺少食物、房屋、衣服等，還有各種矛盾，內部鄉對於帝國系統的關係等等。在研究南方的後殖民與後現代主義中，以及懷疑馬克思主義的取徑中，一個對於後殖民觀點的批判必須是從馬克思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對馬克思而言，人類作為自然的一部份是有物質需求和文化需要的。為了滿足這些需要，人類必須和自然與自己互動。其結合了勞動和生產方式，最終是從自然而來，以及在生產的社會關係中，要去生產以能滿足需求。當生產力發展起來，剩餘價值出現，可能的階級不平等和鬥爭就會出現。在階級社會，不論南方或北方，自由或不自由工人的大眾會從事剩餘價值勞動，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的：

「不論社會的那一個部份擁有了生產工具的掌控權，自由或不自由的工人必須增加其勞動-時間的付出，這對於生產工具的擁有者來說這是為了生產其生活所需，不論這個擁有者是奴隸主，是現代地主化資本家，都是如此」。

雖然馬克思的經驗例子都是從歐洲來的，其取徑基本上市全球且國際的。世界貿易是資本主義的核心，而馬克思指出了商品生產和流通的形式，成為了全球貿易的基礎。當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可以從這個世界貿易體系的開始算起。事實上，世界貿易的地理是資本主義的前提，然後資本主義成為了全球現象。

南方的國家必須基礎地看到階級的存在，並從馬克思的觀點去看其社會如何被失敗的民主革命、農民革命、民族革命（反帝）、反資本主義革命所影響，南方的資本主義是深深地被帝國主義影響的，並且和社會形式共存，其包括了封建主義、商品生產，這以關係而非工資勞動所基礎。

總之，南方、後蘇聯社會、新興市場社會

>>

「我們拒絕認為馬克思的影響只限於他的年代和 地方。全球南方也有重要影響。」

的馬克思觀點已經進一步從不同的觀點中發展出來。這是和歐洲中心對於社會變遷和抵抗資本主義的看法相反的。事實是存在者各種的馬克思主義變形，非洲馬克思、亞洲馬克思、拉美馬克思、印度馬克思、中國馬克思（中國馬克思主義被中國的主要大學大力推廣中），而馬克思主義對於國際發展、帝國主義、農業變遷等的研究也蓬勃發展，蒸蒸日上。這代表了馬克思在南方是如此地切身相關。這也指出了南方的期刊把馬克思觀點的制度化，其討論也更加和南方息息相關。■

來信寄給 David Fasenfest
<david.fasenfest@wayne.edu>

> 中國的階級不平等和社會鬥爭

Jenny Chan, 香港理工大學, ISA勞動運動研究原委會委員(RC44)



中國的包裹遞送工作。Jenny Chan攝影。

在2017年11月18日的當晚，北京南部郊區的一場大火奪走了19條性命，其中8人是小孩。一棟有地下室的兩層樓的建築被隔間成許多小房間，用便宜的租金出租。中國政府不但沒有提供緊急救助給那些受難者和生還者，反而驅逐成千上萬的「低端」人口，這是官方的歧視用語。這場惡火也帶來了整個城市的安全檢查措施，並且拆除非合法的出租公寓、工廠、倉庫、賣場、學校、餐廳、商店等。這侵擾了邊緣人口和家庭的日常生活。這個大規模的驅逐行動不是第一次，也不太可能是最後一次，其點燃了公民社會的怒火，但是抗議的聲音也很快地被官方媒體消音。中國在全球的崛起讓低收入的人民繼續掙扎在「高端」人口的邊緣去追求好的工作和居住條件。而中國政府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檢視

其對於「中國夢」的修辭和無情的追求如何讓人民更加受苦。

> 中國農村移民的生產和社會再生產

中國快速的資本積累部份是奠基於過去四十年對於農村移入城市的勞動力的依賴。根據官方統計，約2.82億的農村移工遷徙到城鎮的製造、服務、建築業，從2009年開始的經濟復甦也增加了5千萬人口的遷徙，這是中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城市級政府也採用了「點數系統」讓一些農村移民（特別是那些那大生意人）可以有都市的戶口，這是以其是否有能力買房子、是否有特殊工作技能、教育取得等為基準。然而，即使在都市工作好幾年後，中度教育者的絕大多數移工和小孩都還是次等公

>>



工作的現場。Jenny Chan攝影。

包商在發放薪水之前有必須付出額外成本去負擔工人的生活基本需求。這在計畫完成時期特別典型。這些失業的人之中，沒有土地的移工是最底層的一群。

➤ 邁向階級聯盟的系統變遷？

自然和勞動都是資本積累的基本：資本積累越快，對於自然的掠取和勞動的剝削也越大。土地的剝奪和無產階級化是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資本積累的兩大支柱。在地方或低層的政府的護航下，有權的跨國公司利用更過得農業和農村土地還有都市勞動去獲利。草根的勞工抗爭雖然是地方性的，但也必須同時在所有層次上都要對付全球資本和中國政府。

沿海和內地的短命的抗爭是分散和地方性的，這也必須發展到階級間和內部，並且跨越都市和鄉村的分野，建立更廣泛基礎的社會運動。我作為一個學者和運動者，我必須支持一個更強大的與工人階級和其他社會階級聯合的聯盟，為勞動權益和社會正義奮鬥。好的工作環境和居住不會從天而降，而是要奮力爭取而來的。■

來信寄給 Jenny Chan
<jenny.wl.chan@polyu.edu.hk>

民，保有農村居住身份，缺乏公共教育、健保補助、退休金的機會，這都是為了節省勞動成本。

低薪的移工通常住在宿舍，這對雇主來說很划算，確保工人在休息時間可以充分為下一個輪班做好準備。工作和生活的社會空間的界線是模糊的，這是為了透過加班可以讓產能達到預期目標。這種多功能合一的工作坊、倉庫、居住場所等的混合建築是早期工業區的典型。而在當今的移工聚集的城市地帶也仍然常見。

為了找尋有限了個人自由和私人生活，工人會離開被嚴格管理的集體宿舍，然後去租可以住得起的公寓。這些公寓通常不貴，沒有窗戶，或是只有小小的窗戶，雖然如此，但至少和外面的世界有連結。有些公寓充滿了蚊子、老鼠、蟑螂。水電費和管理費價格差很大。在大城市的出租房間租金可是水漲船高，工人的收入幾乎被吃掉一大半。

藍領移民出賣勞動，像是食物遞送，包裹遞送，叫車，家務清潔工作，這些只是少數例子，這些工作也貢獻給了中國的 GDP 和製造業到服務業的轉變。數位經濟的持續擴張，數千萬的新「彈性」工作由於數位平台和套件因此誕生，但是作為獨立的契約者，這些人並沒有被國家勞動法所保護。其工作的安全性和收入穩定性是很低的。火災後沒有執照的公產和沒註冊的宿舍的關閉，非正式服務業員工和其小孩，以及其他產業的勞工因此浮上檯面。有些人必須花很貴的租金去租暫時的房子，忍受寒冷，有些其他人無從選擇，只好離開。

中國內部移工長期以來被都市政府鎖定，要「清掉」。從城市到鄉村，在「發展」和經濟轉型的快速度下，都市對於農地和鄉村的侵略更加嚴重。許多村落被移走，讓人無法回到家鄉的土地上。沒有土地的勞工失去了其原本的村落因此面臨了增加的負擔：雇主並不願意僱用失去土地的鄉下人，因為這會讓成本升高。農村計畫的承包商，特別是在建築業，其都會拒絕僱用沒有土地房屋的農民工，因為承

> 印度的公立和私立大學比較

Niharika Jaiswal, New Delhi, 印度



50

大學的市場化傷害了印度和全球的大學。

在印度，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到來，加上知識經濟的成長，私有教育機構，全球網絡，私部門的成長等，導致了一種判斷何謂「相關知識」的判準。教育作為「公共財」已經被「私有商品」的概念所取代。大學變成「品牌」，販售「有市場價值的課程」。這樣的論述結構把博雅教育當作是「沒生產力」的，讓像是社會學的學科要重新創造自己才得以生存。

雖然這個邁向市場化的過程已經不是新聞

了，但是對於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市場化過程卻所知甚少。這個市場化的匯聚挑戰了在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民主社會脈絡中的「公共」的意義。我的論證是透對於印度的兩所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比較而來，我比較大學的社會學課程，這些大學分別是公立的 Delhi University (DU) 和 Ambedkar University (AUD) 以及私立的 Shiv Nadar University (SNU)，位於 Delhi。

DU 在 1922 年成立，重點是，從 2012 年

>>

開始，該校就不斷地更新其課程規劃，從學年制換成學期制，從四年制 (FYUP) 換成 2015 年的選擇學分制 (CBCS)。AUD 是的州立大學，創立於 2010 年，主要是人文和社會科學，而 SNU 則是 2011 年開始運作。我透過三個大學的不同成立時間點、不同課程規劃去比較，而其實做是類似的。

第一，所有三間大學都發展了一個整合的課程，並以「創新」，「選擇」，以及更好的就業機會為價值訴求。在 FYUP 和 CBCS 裡，增加的選擇是以「選擇性」的形式出現，提供受歡迎的課程，像是發展，媒體，環境，視覺文化，等等。「應用課程」，Delhi University 的 FYUP 架構或是 CBCS 架構的「增進技能和技術的課程」，或是 AUD 和 SNU 的選擇一個主修搭配一個副修，這些都是為了增加學生的就業機會和商業技術。

第二，當代課程的相關像和跨學科性被強調了。在 Delhi University 的 FYUP 架構或是 CBCS 架構，以及 AUD 的社會學，跨學科性是透過選擇其他系的課程而被實踐的。

例如，AUD 的「性別與社會」的課程讀物中 30/35 項是 1990 年之後發表的，因此其試圖去引進新的主題，知識來源，以及跨學科性，目的去增加學生的知識基礎和技巧。

第三，大學和業界的連結越來越強。在 CBCS，學分系統標準化了員工的平來。像是 AUD 的「組織暴露」或是「表達工作坊」，以及 SNU 的「研究，體驗，應用學習」，這都讓學生參與了各種的 NGO，研究組織。此外，強調大學生閱讀民族誌，實質研究，寫論文，以及對於社會學理論的失去興趣等，這都鼓勵了應用研究而肥學術研究。

和 SNU 和 Yale、Sciences Po、Stanford、Berkeley 等等，目的是刷亮學生的履歷。

因此，社會學和其他的社會科學被包裹成一個跨學科、當代、整合的學科，提供了更好的就業機會和全球能動性。但是，社會科學的本質：批判性和創意，被妥協了。

這個在 DU，AUD，SNU 之間的相似性是他們都回應了知識生產的新自由主義典範。這個改變影響了公立大學的教色和位置，因為公共制度有責任去將教育視為增進社會福祉。但是越來越多對於可以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的大學的建立讓這點受到了弱化。市場驅動的教育可以視為公共財嗎？我們認為受教育者是學習者或是消費者？

重要的議題是哲學的對於「公共」的重新概念化被新自由主義的教育框架所壓制住了。這個關於公共大學的角色的辯論不是根植於所有權的改變。反之，這是從公共領域、空間、

價值、動機的意義改變而來的。公共領域的獨特是其成員之間的平等，論述的批判性，還有各種意見的包容，以及憲法權利與公民身份的法律連結。因此，社會福利國家確保了教育、水、道路、就業等的可取得性，公共制度也保護了公共生活。

在新的概念化中，訴諸在公立和私立大學之間的差異整合然後開創一個「全球大學」讓平等、批判思考、可取得性等價值消失了，這是民族和民主的歷史軌跡所共同建構出的價值。採用市場的學術管理架構讓印度的公共領域架空了。結論是，雖然大學在全球的競爭上或許成功了，或許被認為有全球化的高品質教育，對於特出權力政治的忽視，使得公共空虛化，去民主內含，這將會導致公立大學的消失。



來信寄給 Niharika Jaiswal
<niharika.27.j@gmail.com>

> 《全球對話》 的變與不變

從這期開始，《全球對話》的主編有所改變了。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接下了 Michael Burawoy 的職務。Michael 創造了這個環境，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編輯翻譯，是一個擁有學術和非學術的觀眾的社會學雜誌。我們加入這個大家庭是緊張又興奮。《全球對話》有變，也有不變。

Brigitte Aulenbacher 是奧地利 Linz 的 Johannes Kepler 大學的社會理論和分析系的系主任以及社會學教授，還有 ISA 的 2016 年 Vienna 的第三屆論壇的在地籌備委員會委員。其研究包括了社會學理論，性別，交織性研究，工作和照顧社會學，目前研究 24 小時的照顧工作和大學的市場化。Klaus Dörre 是的 Jena 的 Friedrich Schiller 大學的勞動、工業、經濟社會學系的主任，其領域包括了資本主義理論，金融資本主義，彈性和臨時雇傭，勞動

關係，策略工會主義。他是德國研究基金會所資助的後成長社會研究小組的執行長（與 Hartmut Rosa）。

新的主編們也有一位得力的副主編幫忙：Aparna Sundar，還有兩位助手：Johanna Grubner 和 Christine Schickert。Aparna Sundar 從加拿大 Toronto 拿到政治學博士，之前在 Toronto 的 Ryerson 大學擔任助教授直到 2016 年，然後在印度 Bangalore 的 Azim Premji 大學擔任副教授。Johanna Grubner 有社會學碩士學位，是奧地利 Linz 的 Johannes Kepler 大學的研究員，領域是女性主義理論和性別研究，著重在身體和質化方法。其博士論文聚焦在大學中的性別平等。Christine Schickert 有美國研究的碩士學位，社會學副修，在德國的 Jena 的 Friedrich Schiller 大學的社會系中的後成長社會研究小組擔任管理組長。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Christine Schickert.



Johanna Grubner.



| Aparna Sundar.



| Lola Busuttil.



| August Bagà (aka Arbu).

GLOBAL
DIALOGUE



很幸運的，《全球對話》有長期的合作夥伴，在西班牙的 Barcelona 作為根據地，有 Lola Busuttil 和 August Bagà (Arbu) 繼續為執行編輯，而區域編輯的工作團隊也將繼續。Lola 和 Arbu 從最一開始 2010 年就和 Michael 合作，Lola 是專業的編輯和翻譯，負責每一期的品質控管，Arbu 則是專業的美編，負責《全球對話》的版面設計。

當所有的區域編輯繼續的時候，Michael 將成為非常重要的諮詢者，保證這個轉型交接的順利進行。最後，我們也會和 ISA 的出版委員會繼續合作，並且也和執行委員會作為顧問一起合作，還有執行秘書 Izabela Barlinska 以及在 Madrid 的團隊，沒有他們，《全球對話》是不可能的。

整個團隊有七人，分別在四個不同的

國家，加上區域的編輯，有學生，有年輕學者，也有資深學者，來自超過十七個國家，這是個挑戰，也是個機會。《全球對話》因此可以呈現多元的聲音，多元的社會學，還有多元的在地觀點。這提供了一個具有建設性的對話和辯論場域，也提供了一個讓年輕與資深學者發聲的平台。這是一個全球的網路，上面討論我們這個時代重要的議題。

做為一個團隊，我們期待與你們聯絡，創造一個共同的全球對話。■